

朱文公校昌黎文集

外集一之十

傳遺文

8
1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文章類	函架	冊號
	六〇九	二一八	二四八

漢書門			
類	號	函架	冊
	六〇九	二一八	二四八

內閣文庫		
漢書	六〇九	二一八
類	號	函架
	二四八	二一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94
冊數	8 (8)	
函號	314 219	

不許帶出

0 1 2 3 4 5 6 7 8 9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G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

淺草文庫

第一卷

明水賦

芍藥賦

海水

贈崔立之

贈河陽李大夫

苦寒歌

贈遷玄宗廟議

第二卷

上賈滑州書

上考功崔虞部書

與少室李拾遺書

答劉秀才論文書
與大鎮師書

第三卷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送浮屠令縱西序

第四卷

通解

鄴人對

記宜城驛

釋言解

河南府同官記

題李生壁

第五卷

詠崔戶部侍郎制

祭董相公文

祭石君文

祭房君文

古尚君仙硯銘

高君畫贊

潮州請置鄉校牒

第六卷

頌宗實錄卷第一

第七卷

頌宗實錄卷第二

第八卷

順宗實錄卷第三

第九卷

順宗實錄卷第四

第十卷

順宗實錄卷第五

集傳

新書本傳

文錄序

記舊本韓文後

潮州韓文公廟碑

遺文

有所思聯句

遺詩

遺興聯句

贈劍客李園聯句

同竇常尋劉尊師不遇

春雪

贈族姪

嘲軒睡

畫月

贈張徐州莫辭酒

辭唱歌

知音者誠希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潭州泊船呈諸公

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禮部

衛負外少室張道士池上祭

書答侯生問論語書

墓誌

相州刺史御史中丞田公故夫人魏氏

墓誌銘

啓皇帝即位賀宰相啓

狀奏汴州待嘉禾嘉瓜狀

皇帝即位賀諸道狀

皇帝即位降赦賀觀察使狀

潮州謝孔夫人狀

疏憲宗崩慰諸道疏

題名長安慈恩塔題名

洛北惠林寺題名

謁少室李渤題名

福先塔寺題名

嵩山天封宮題名

迂社兼題名

華嶽題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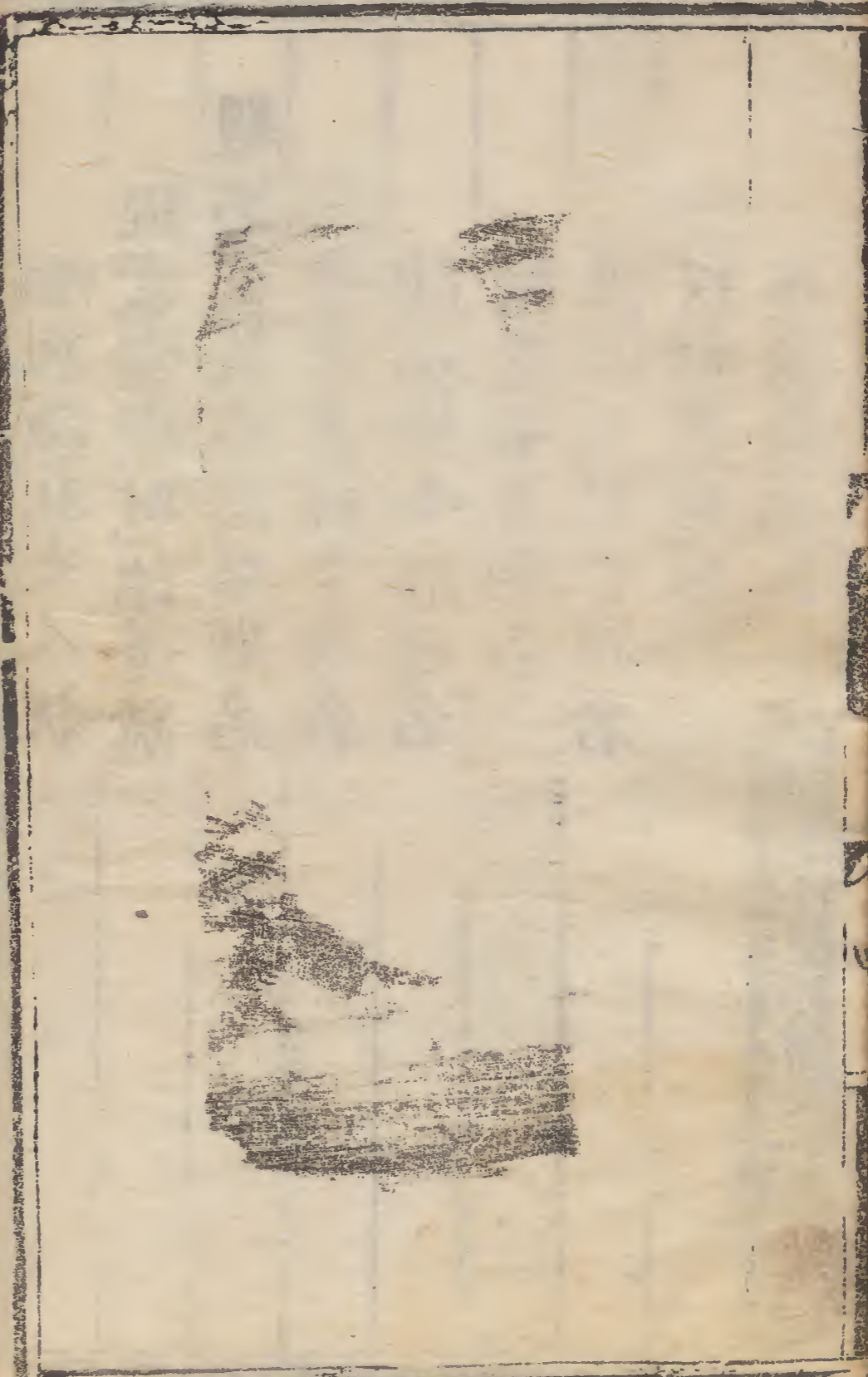
昌黎先生外集目錄終

水文公校昌黎元生外集卷之一

考異首

諸本外集分
 所編極行狀
 知便是北外
 十五篇其篇
 以旁致而的
 乃云後集外
 錄入於其中
 為明水賦通
 於趙德文錄
 最為可信而
 載漢亦有其
 近是故今且
 以詳注於其
 猶存其目使
 詩文等則又
 本有遺文一

均十卷凡三十四篇不知何人
 有集四十一卷小集十卷亦不
 不方否
 次弟昔身諸本不同以為可
 然知為公文者然蜀本劉燁序
 順宗實錄為十卷則似亦燁序
 皆不知其何說也唯呂夏卿以
 辨崔虞部書河南同官記皆見
 司必德親受於文公首比也本
 子漢不以入集則疑凡外集所
 得未必皆其所不取者其說
 諸本而考其真偽異同之說
 其甚為考者即雖不載其文而
 者猶有考焉其刻聯向遺
 錄之以補外集之闕又諸
 亦多不錄今亦存之以



附于後

明水賦

以玄心無宰至精感通為之

古者聖人之制祭祀也必主忠敬崇吉蠲不貴

其藎乃或薦之以水不可以黷斯用致之於天

或无者字先也字於其事信美其義惟玄月实水精

故來其本也明為君德因取以名焉於是命烜

氏候清夜或將祀圓立於玄冬或將祭方澤於

赤夏祀或作祀持鑑而精氣淮南子積陰

之精者旁射照月而陰靈以陽德月以陰靈

潛下視而不見謂合道於希夷挹之則盈方同

功於造化應於有生於魚生或作声形象未分徒騁

離婁之目光華暗至如還合浦之珠既齊芳於

酒醴詎比賤於演汚商尚禮周尚酒今作齊芳

非○今按明水此蓋以其都无馨玄功不宰于以表誠潔于以

之語明德惟吳味嫌不足於秀芳故有齊芳

戒荒怠苟失其道殺牛之祭何為如得其宜明

水之薦斯在宜或作清不引而自致不行而善

至雖辭麴葉之名實處樽壘之器降於圓魄殊
匪金莖之露出自方諸尔似鮫人之淚匪或作
作元尔將以茲于陰德配夫陽燧音遂配二字
夫或夜寂天清煙消氣明桂華吐耀兔影騰精
兔騰影或作王聊設監以取水伊不注而能盈霏然
而象的爾而呈昭漠々而霜積漸微々而浪生
而象或作垂象豈不以德協于坎
作酌漠而
同類則感形藏作空氣應則通同類子氣應
對屬左互恐當作鶴鳴在陰之理不謬虎嘯于

心之義可崇今按作虎為是但當時程試建諱
是以驗聖賢之無黨知天地之至公驗聖
或作窮知聖真竊比大羹之遺味幸希薦
於廟中

芍藥歌

因久蜀本刪去今恐是公少作姑存之

夫人庭中開好花更無凡木爭春華翠莖紅葉
天力與此恩不屬黃鍾家溫馨熟美鮮香起似
笑無言習君子霜刀翦汝天女勞何事低頭學

桃李嬌癡婢子無靈性競挽春衫來比並性靈
性欲將雙頰一睇紅綠憲磨徧青銅鏡作帶或一
樽春酒其若飴怡音丈人此樂無人知花前醉倒
歌者誰楚狂小子韓退之

海水

水訶字

海水非不廣鄧林

列字李父逐日蝦砂得飲云膏肉所浸生蠶林鄧林却廣

豈無枝風波一蕩蕩魚鳥不可依海水饒

大波鄧林多驚風豈無魚與鳥巨細各不同海

有吞舟鯨鄧有垂天鵬苟非鱗羽大蕩蕩不可
能我鱗不盈寸我羽不盈尺一木有餘陰一泉
有餘澤我將辭海水濯鱗清冷池我將辭鄧林
刷羽蒙籠枝海水非愛廣鄧林非愛枝風波亦
常事鱗羽自不宜或作不自疑我鱗日已大我羽日
已脩風波無所苦還作鯨鵬遊

贈崔立之

此篇又文苑

昔者十日雨子桑苦寒飢哀歌坐空屋不怨但

自悲桑苦寒或作來寒且其交名子與

忽然憂且思寒裳觸泥水裹飯牲食之入門相

對語天命良不疑好事漆園吏書之存雄辭千

年事已遠二子情可推我讀此篇日正當雨雪

時吾身固已困吾友復何為薄粥不足裹深泥

諒難馳會無子與事空賦子桑詩或无子

贈河陽李大夫

四海失巢穴兩都困塵埃感思由未報惆悵空

一來由未或作未能作能聚破氣不暖馬羸

主人情更重空使

直哀表破或作破表氣或

苦寒歌

黃昏苦寒歌夜半不能休夜半或豈不有陽春

節歲聿其周或作歲聿不其周君何愛重裘兼

味養大賢何愛下疑有脫冰食葛製神所憐神

填窓塞戶慎勿出暄風暖景明年日或作

贈同遊者已見

正集

請遷玄宗廟議

舊史父蜀本舊志或死南字非是
長慶四年五月九日義使
奏吏部侍郎為禮儀使

右禮儀使奏謹按周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

太祖之廟而七尚書咸有一德亦曰七世之廟

可以觀德尚書至觀德

荀卿子曰有天下者祭七代有一國者祭五代

或无知字曰上或角亦字祭七代或作事則知

天子上祭七廟典籍通規祖功宗德不在其數

代或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

為唐公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

帝創業經始化隋為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文

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應或

武王下或其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而

七四時常饗自如禮文伏以今年宗廟流遷玄

宗明皇帝在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

功德新主入廟禮合祧藏太廟中第一夾室每

至禘祫之歲合食如常藏下或有遷字或作祧

遷藏太廟中下或有

後字謹議

范蠡招大夫種

詩之序議

三器論

此二篇久蜀本刪去。今以之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一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二

上賈滑州書

賈耽以貞元二年為滑州刺史此篇從蜀苑

愈儒服者不敢用他術干進術或作藝又惟古執贄

之禮禮竊整頓舊所著文一十五章以為贄而論

所以然之意於此草或作首下同曰豐山山有鍾焉有鍾焉山海

經云豐山有九鍾人所不可至霜既降則

鏗然鳴鳴注云霜降則鍾鳴蓋氣之感非自鳴也或无既字愈年二十有

三讀書學文十五年言行不敢疾於古人或有字

三或作七讀書李文十五年而能文二十有五尚書
第於愚固泯泯不能自計周流四方無所適歸
故或作伏惟閣下昭融古之典義舍和發英作
唐德元簡棄詭說保任皇極是宜小子刻心悚
慕又焉得不感而鳴哉和或作華元或作臣
徒以獻策闕下方勤行役且有負新之疾不得
稽首軒階遂拜書家僕待命于鄭之逆旅僕或
逆上或伏以小子之文可見於十五章之內小
子之志可見於此書與之進敢不勉與之退敢

不從退作進退之際實惟閣下裁之

上考功崔虞部書

或作上考功宏詞
官虞部崔負外書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已頗僻與時俗異態
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廼與群士爭名競
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為不可
雖童昏實知之失一或如執事者不以是為念
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
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

知其時之莫可也不知其人上既以自咎又歎
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句廢耳任目華實不兼
故有所進故有所退以廢耳任目華實不兼
屬上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囂之徒已相與
稱曰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
一日之間九變其說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
有二人其所不言者數人而已而愈在焉不言
不及執事既上名之後三人之中其二人者固
所傳聞矣華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或

其字固上或有則其一人者則莫之聞矣實與
字果或作畢下同
華遠行與時乖里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
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竟非
偶然故不可變非凡在京師八九年
矣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於大夫士之口或
一言字於或作始若一或无士字始若謬為今相國所第此時惟念
以為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而偃仰一室嘯
歌古人今則復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
何由人上或存又字或無夫字天音
作天音人乎哉並作人

事于謁則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字於或作
欲李為伎則患言訥詞直卒事不成字於或作
或字卒徒使其躬逸焉而不終日此其躬
作窮蓋語刊作如然不知古如蜀本同意此語不皆
以表記語似之義讀之唐先吾子與柳公知此文是也
當中立書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與柳公知此文是也
董彥遠曰春秋風俗通國如望君而望室如陽書
皆以如為而風俗通國如望君而望室如陽書
白頭而新是皆以如張亦作受而張今人所首
子作如古李府艾如張亦作受而張今人所首
連而為義去古善選乃連而也實用易之持見
一因為詳之古今推之望道而未之見也此例言又有
而如古字通用之說然惟明論當特語百之失有也

北人則而如讀為如乃為正耳董仲室如縣磬乃知左傳
字而如乃為正耳董仲室如縣磬乃知左傳
說如此對語則作縣磬而常昭注云府藏空虛但
有誤如縣磬左傳蓋借磬為磬而杜氏誤解因
焉則正作磬字而常說得之董氏所引不足擬以
之附見于此是以勞思長懷中夜起坐度時揣已
廢然而返雖欲從之求由也已又常念古之人日
已進今之人日已退常嘗夫古之人四十而仕其
行道為學既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
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日有
典刑言老成之可尚也可上或字又曰樂只君子德

言不已謂死而不亡也已或作忘夫今之人務

利而遺道其學其問以之取名致官而已夫

或上遺問得一名獲一位則棄其業而後於持

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

死而遂亡位或作官愈今二十有六笑距古八始仕

之年尚十四年豈為晚哉今上或有年始字行之以

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

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為知己者之報執

事以為如何哉其信然否也為如或今所病者

在於窮約無僦屋賃僕之資無緼袍糲食之給

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

殆或豈遂困哉竊惟執事之於愈也無師友之

交無父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卒然振而發

之者必有以見知爾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默

執事下有者字愈下无也字顏色言語又

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

不可期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

事察之也至下或有於字期下

昌文小二

與張徐州薦薛公達書

此篇疑非公作當刪

與少室李拾遺書

諸本室下有山字李下有瑞字
蜀苑新書云此書作於元和三年公
時尚書為博士新書云洛陽令誤也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伏承天恩詔河南

敦諭拾遺公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皇

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為快拾遺公篇內並同方今

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

自即大位已來於今四年

凡所施者無不得宜者或作為凡所施者勤

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

而厭道之草或作山人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

世非太平之運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愈

於作于无世字非作匪年穀熟衍符貺委至若

干紀之姦不戰而拘纍疆梁之兇銷鏗縮粟迎

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四

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新書无自字規或

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
成而身之斯無時矣若上或有昔者孔子
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即
可為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即與仁義者
異字矣或无字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
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關貴利加於時名
出於將來踴躍悚企傾刻以冀闕遺作遺關
字利下或无加字於新書作又竊聞朝廷
之下亦无於字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必繼

以行即或无字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
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為也
則或作即新書无則字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
拾遺公儻不為起使衆善人不與斯人施也或无
使字也或作者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
按此句疑有誤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
不為細作庶人或必望審察而遠思之務使合於
孔子之道幸甚而新書作愈再拜
答劉秀才論史書勅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元此九字或有某月日韓愈白川君足下辱

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為凡史

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或復出實錄二字然後之作者在

援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或復出實錄二字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

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

太史氏兄弟幾盡或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

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瘦死和帝

陽令初鏡以事捕固固死獄中故云○漢律凶本

傳之誤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

家習鑿齒無一足鑿齒字彥威襄陽人

大說之與諸鎮書曰昔晉平吳利在崔浩范曄

赤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

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赤或作赤族二字

其字或無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

不畏懼而輕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

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

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士上或

能上或无復出卒 六 司馬遷傳 卒 僕年志已

卒无須更之間顏曰促遽之意也 僕年志已

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勉也或就字敦率 六 猶敦

字恐有脫誤 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

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内有戚戚者

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

就功役也能上 六 无字賤不敢逆盛措行且

謀引去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傳聞或作

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

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

傳萬世乎乎 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慙愧若

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驥亦粗知自愛實不敢

率爾為也自心上或有可 字 夫聖唐鉅跡及賢

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决不沈沒或无 聖字

有必字又云 六 作洛洛地天地而无必字又

亦作 决或作决地或作扶地 今按古 本軒亦

軒天地者决必沈沒 故諸本或誤加必字耳

本去 必字 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

而纂之後生可畏安知不在是下亦宜勉之必

或不在 必者 或 愈三拜

或不在 必者 或 愈三拜

或不在 必者 或 愈三拜

或不在 必者 或 愈三拜

或不在 必者 或 愈三拜

或不在 必者 或 愈三拜

或不在 必者 或 愈三拜

或不在 必者 或 愈三拜

或不在 必者 或 愈三拜

與大顛師書

此書諸本皆無唯嘉祐小抗本有之
其篇次在此與作召顛師作和
尚而名篇從石刻之首今從抗本附
此而丁亥年刻石在湖陽靈山禪院
慶曆四年刻石在湖陽靈山禪院
之因之徐州謁歐陽永叔永叔覽之
曰實選錄之語公集古錄及也
其語又錄歐公集古錄及也
與類師書世罕傳予以集錄古文
其求之博蓋久而後獲其以繁辭為
大傳謂之著山林與著城郭無異等語
宜為退之非也蓋退之自州部侍郎
州刺史則非也蓋退之自州部侍郎
貶部侍郎後移袁州召為國子祭酒
兵部侍郎後移袁州召為國子祭酒

傳但知為韓吏部爾顛師遺記云
長慶中立蓋并韓書皆國初重刻故
謬為附益爾又注云今石刻乃元
祐七年重立又云按公三簡皆速
常語耳初元崇信佛法之說妄者
沿別以譏答問等語以肆誣妄當存
此簡以解後世之惑○今按諸要當
知何人所注疑表自書也更以
雜說之其記歐公之語不謬矣而
文揚意非信佛之法也而或妄撰
之與大顛師書其詞凡鄙而或妄
僕亦無此語今謂此文非退之未
題云歐陽叔蘇謂此文非退之未
作又誣求叔蘇謂此文非退之未
之出於或人而亦見跋尾之為公
親筆也二公皆一見跋尾之為公
取不問如此覽者不能無惑然方氏

及華國語而略不及蘇說其所可見
至呂伯恭乃於文間益後一人之
乙以爲考之異傳三書最後一篇
矣不文考揚則但恐歐表方意誠不爲
二有文考揚則但恐歐表方意誠不爲
過但有意感是日公特觀其大無不
真致有既誤歐公特觀其大無不
取乃其可取而疑然亦不能察其爲
公而直年以所爲凡鄙所以其論
有以而皆未性無所不能其本乃
之居子則又未性無所不能其本乃
用歐說者既未必窮知其所以爲
信其主蘇氏者亦必知其所以爲
然也蘇氏之言可爲韓公解紛若
補於世教故是特表而出之耳氏
與實事而求其言者也至知方氏

歐說然亦未免曲爲韓諱殊不知其
言既曰久聞道德又曰側承道高又
曰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論又曰
論甚宏博安得謂初无崇信其說之
意邪韓公之事余於孟簡書蓋已
三書於別集不復論特從二語而附
說方說於其後且爲全載書文於此
而考其同異訂其謬誤如左方以爲
讀考以此觀之則其決爲韓公之文
而非它人之所不能作無疑矣方所
按石本與杭本又字不同則疑傳寫
之訛而歐公所疑官稱之誤亦爲得
之但愚意猶恐當時稱之誤亦爲得
未必更帶待即舊官也方氏所傳者
俗偽造誣謗之書即今所謂別傳者
洪文辨證云別傳載公與大顛往復
之語深詆退之其言多近世經義之

說又偽作未叔跋云使退之復生不
能自解免吳明云徐君平見介甫
不喜退之故作此文方氏又云周
禮曰徐安國自言年二十三十四時
為此但君平字安道而徐國未
疑矣是君平否耳然靈山石刻張
所知便其間載韓公問大顛云西
所撰其法何不教人顛云教人達
真貪嗔驕慢不生嫉妬此亦釋子
言初無難解但韓公素所未聞而
中其病文雖不盡解而適亦有會
心耳又載韓公青云人生貴賤各有
足分何得以此三塗之說誑人而
云公何不常守侍郎之任而來此
官耶則恐其有謬誤或其徒所附
愈

弊劣無謂坐事貶官到此又聞道德切思見顏

劫之作竊劫石本如此劫乃懇緣非剪來未

獲參謁儻能暫垂見過實為多幸以下十字

已帖縣令具人船奉迎日夕貯贍帖作貼又

不宣愈白此下具御姓名下云上顛師

愈啓无此海上窮處無與話言側承道高思

獲披接專輒有此咨屈儻惠能降喻非所敢望

也惠字疑衍或下然字而併在至此一二日却

也能字之下諸本及石本皆誤至此一二日却

也能字之下諸本及石本皆誤至此一二日却

也能字之下諸本及石本皆誤至此一二日却

也能字之下諸本及石本皆誤至此一二日却

也能字之下諸本及石本皆誤至此一二日却

也能字之下諸本及石本皆誤至此一二日却

歸高君亦無不可旦夕渴望

二无倘惠以下

句來精明不甚熱倘能象問一詩實謂幸也不

宣愈白與前書同但云六月初三日

愈啓二字无此惠勻至辱答問珍悚無已所示廣

大深迥非造次可諭作易大傳曰書不盡言

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終不可得而見邪

據石本意作旨无而字和作也今按易實

後放如此而論讀來一有適謂凡即蓋指此等

不如親見顏色隨問而對之易了此批石本

對之是亦蘇氏所謂

訪幸甚旦夕馳望此已見上愈聞道無疑滯

行止繫縛苟非所戀此不伏出著則山林閑寂與城郭無

異此從但郭作

戀字反則字下有所下伏出著字及与字異下

有字皆非是其用下字尤不當律令亦所謂

七都者也但或疑非下當有有字言行止

繁疑非當作有則語不致實主亦順然未

知疑非當作有則語不致實主亦順然未

又疑非當作有則語不致實主亦順然未

知疑非當作有則語不致實主亦順然未

知疑非當作有則語不致實主亦順然未

知疑非當作有則語不致實主亦順然未

知疑非當作有則語不致實主亦順然未

論甚宏博而必守山林義不至城郭
方州自激修行獨立空廣無累之地者非通
道也皆自可作
自而於行字之下有於字皆
道故如是識於抗作于
之所考亦不詳矣蓋
無用字略同言一來
便无疑滯不安也
道无疑滯之意
愈頭首
韓公之於大願
禮益恭如
此何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二

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二

牙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三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附考異音

監軍公為宣武軍節度使俱文珍為觀察推官文珍將如京師作序詩而送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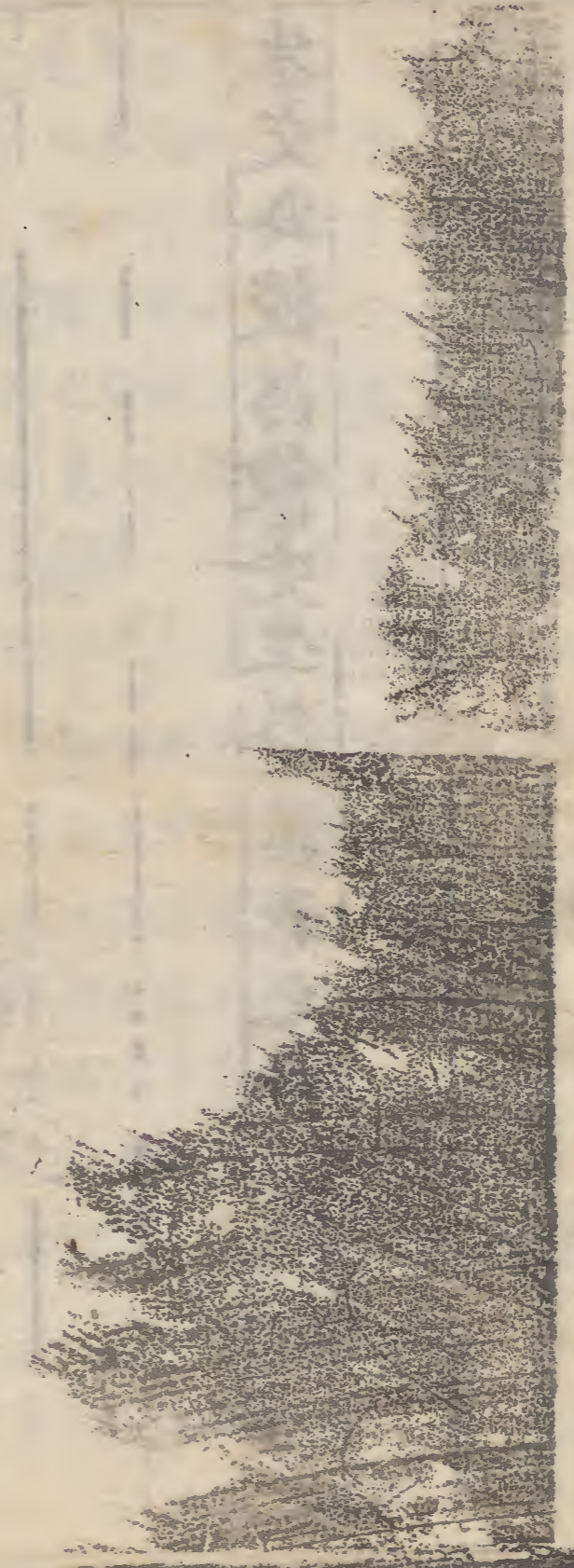
今之天下之鎮陳留為大屯兵十萬連地四州

左淮右河抱負齊楚濁流浩浩舟車所同故自

天寶已來當藩垣屏翰之任有弓矢鈇鉞之權

皆國之元臣天子所左右屏翰其監統中貴

必材雄德茂榮耀寵光能俯達人情仰喻天意



者然後為之故我監軍俱公輟侍從之榮受腹
心之寄奮其武毅張我皇威遇變出奇先事獨
運偃息談笑危疑以平天下無東顧之憂方伯
有同和之美危疑作疑危十三年春將如京師相國
隴西公飲餞於青門之外謂功德皆可歌之也
於或作于命其屬咸作詩以鋪繹之詩曰
奉使羌池靜臨戎汴水安非或作開冲天鵬翅闊
報國劍鉉寒曉日驅征騎春風詠采蘭補亡
詩曰南陵言采蘭以養親也誰言臣子道忠孝兩全

送浮屠令縱西游序

力无浮屠字無
下有上人二字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力无進今縱
釋氏之秀者又善為文又上或浮游徜徉跡接
天下潘維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褰衣而
負業往造其門下衣或其有尊行美德建功樹
業令縱從而為之歌頌典而不諛麗而不淫其
有中古之遺風與樹或作植有中或作巾有古
下或有人字風下有可字
乘閒致密促席接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浩々

乎不窮惜之乎深而有歸或无乘間致密四字
士人或作人事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為釋氏之子也其
來也雲疑其去也風休方懽而已辭雖義而不
求吾於令縱不知其不可也盍賦詩以道其行

與路鷗秀才序

送路鷗送別二序語意无倫脫
誤不可讀如曰自河南令為博士於
公所曆官以亦不合故
併關之入從其說刪去

贈別序

說已見上

送毛仙翁十八兄序

外集有表狀不辭是以
果偽也。今並從之
其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三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四

通解

三 通解釋言解郭人對或云皆未
作陳齊之云通解之手者也下皆未
當此雖火作
然亦本訛也

今之人以一善為行而恥為之慕達節而稱夫
通才者多矣然而脂韋汨沒以至於老死者相
繼亦未見他之稱他下或有人字今其豈非
亂教賊名之術歟作亂或且五常之教與天地皆
生然而天下之人不得其師終不能自知而行

之矣

地下方有而字非是

故堯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促

促然不知其讓之為美也於是許由哀天下之

愚且以爭為能廼脫屣其九州高揖而辭堯由

是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天下猶有薄而不售

者况其小者乎或作焉下同故讓之教行於天下許由

為之師也為下或作焉自桀之前千萬年天下

之人循々然不知忠易其死也故龍逢哀天下

之不仁觀君父百姓入水火而不救於是進盡

其言退就割烹其字非是故後之臣竦然而言曰

雖萬死猶有忠而不懼者况其小者乎故忠之

教行於天下由龍逢為之師也其忠之上或有自

周之前千萬年渾々然不知義之可以換其生

也周或作殷故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彊則服

食其葛薇逃山而死之下或有人字服或作伏

故後之人凜然而言曰雖餓死猶有義而不

懼者况其小者乎或作死或作強故義之教行

於天下由伯夷為之師也是三人俱以一身立

教而為師於百千萬年間其身亡而其教存扶

持天地功亦厚矣

或无百字存下或有字嚮令三

師恥獨行慕通達則堯之日必曰得位而濟道安用

讓為用或夏之日必曰長進而否退安用死為

周之日必曰和光而同塵安用餓為和光而

若然者天下之人促促然而爭循之然而

倭渾之然而偷其何懼而不為哉是則三師生

於今必謂偏而不通者矣其可不謂之大賢人

者哉无則字必字謂偏作為嗚呼今之人其

慕通達之為弊也且古聖人言通者蓋百行衆

藝備於身而行之者也有通字今相人之言通者

蓋百行衆藝關於身而永合者也是則古之言通

者通於道義今之言通者通於私曲其亦異矣之

將欲齊之者其不猶矜糞丸而擬質並有人字或

珠者乎或无其字或无且令今父兄教其子弟

者曰爾當通於行如仲尼雖愚亦亦知其不能也

曰爾尚力一行如古之一賢雖中人

亦希其能矣賢上或豈不由聖可慕而不可齊邪

賢可及而可齊也也今

之人行未能及乎賢工以欲齊乎聖者亦見其病矣夫古人之進修或幾乎聖人今之人行不出乎中人而恥乎力一行為獨行且曰我通同如聖人

進修或作中人非是我下或有周字同字疑衍

彼其欺心邪吾不知矣彼

其欺人而賊名邪吾不知矣余懼其說之將深為通解

擇言解

此篇雖曰擇言甚於水火然曰知理者必擇於言則未嘗欲人緘默苟容而已不然則幕中之評臺中之辨公豈遂忘言乎哉

火洩於密而為用且火能不適於道可燔可炙

可鎔可甄以利乎生物及其放而不禁反為災

矣乎作於水發於深而為用且遠能不

遠於道可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乎生物及其

導而不防反為患矣乎作於言起於微而為用且

博能不違於道可化可令可告可訓以推於生

物及其縱而不慎反為禍矣火既我災有水而

可伏其焰能使不陷於灰燼矣或作焰水既

我患有土而可遏其流能使不仆於波濤矣或作濤

而可言既我禍即無以掩其辭能不罹於過者

亦鮮矣

於過或有失字

所以知理者又焉得不

擇其言歟其為憤而甚於水火

言上而字恐誤

鄆人對

新史孝交傳云唐時陳藏器注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瘰疾自是民間

以父母疾多封股肉以進或給帛或

旌門善乎常愈之論胃父母疾煎藥

鄆有以孝為旌門者乃本其自於鄆人曰彼自
剔股以奉母疾瘰大夫以聞其令尹令尹以聞
其上上禪聚土以旌其門使勿輸賦以為後勸

鄆下為字疑所又疑是而字其此或無其字

鄆大夫常曰他邑有是人乎愈曰毋疾則止於

烹粉藥石以為是未聞毀傷支體以為養在教

未聞有如此者

或無愈字或無止字毋下十二

為孝。今按是字或是事字其下又

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為之也

聖賢是

幸因而致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其為不

孝得無甚乎

而此字。今按苟有合孝

之道又不當旌門蓋生人之所宜為竭足為異

之字疑是且字

乎或作若合下疑既以一家為孝是辨一邑

里皆無孝矣以一身為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

矣然或陷於危難能固其忠孝而不苟生之逆

亂以是而死者乃旌表門閭爵祿其子孫斯為

為勸已矧非是而希免輸者乎生之謂之當作於

於市而已黷於政况復旌其門為憂或作其憂非是

河南府同官記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樓事河

河東公公嘗與其從事言建中初天子始紀年

更元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或作例或作列

是非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

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官闕一人將補

必取其良有百下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

獨得將相五人或无同時二字故於府之

參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

盧公萬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

禁陽鄭公餘慶下相曰上○今按

也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

公宗儒相國今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

東都留守吳郡顧公連故下有相國字盧

公去河南為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

鄭公去汜水為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

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為趙公去陸渾為右拾

遺其後由給事中為宰相中為或顧公去登封

為監察御史其後由中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

留守我公去府為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

荆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為節使自工部尚書

至吏部尚書三相國之勞在用顧吏部慎職

小心于時有聲在上或我公潔而沈密開亮

而卓偉行茂于宗事將于官紹家烈不遠其

先作帥南荆厥聞休顯武志揚文教亦熙登

槐贊元其慶且至亦帥或作既故好語故事者以

為五公之始迹也同其後進而借大也亦同其稱

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其有忠

勞於國家也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

或无官職字分作則屬之下文而字忠上或无有字家下或无也字有聞而問

者於是焉書既五年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府參

軍舍庭中无有古語於時河東公為左僕射

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時或鄭公以工部尚

書留守東都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漢南地

連七州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

省中歲時出旌旗席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

外而衙之守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

同特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

氏

記宜城驛

作宜城驛記下或有愈代姓亦作五字

此驛置在古宜城內驛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

有灵異至今人莫汲內下或有復出宜驛前水

傳是白起堰西山下澗灌此城壞楚人多死流

城東陂臭聞遠近因號其陂臭陂有蛟害人漁

者避之或脫堰字臭陂井東北數十坂有楚服

王廟有舊時萬木方株多不得其名歷代莫敢
剪伐尤多古松大竹或无昭字于太傅帥襄陽
遷宜城縣并改造南境數驛材木取足此林
字揚舊廟屋極宏盛今惟草屋一區然問左側人
尚云每歲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廟後小城蓋
王居也後或其內處偏高廣負八九十畝號殿
城當是王朝內之所也城或作試多甄可為書
現自小城內地今皆屬甄音氏甄氏於小城北
立壁以居甄氏有節行其子逢以學行為助教

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題

題李生壁 平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自始及
十四年矣印或作却非是始相見
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與生
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
寧復可有是生之為交何其近古人也印
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於洛陽汎舟於清
冷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商丘東望脩竹園入

微子 廟求鄒陽救叔司馬相如之故文又立於

廟陛 問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立或作陛

頌或作陛 王涯 上谷侯喜實同與焉涯或作隴西李翱太原

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四

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五

除崔羣戶部侍郎制

勅地官之職邦教是先必選國華以從人望具

官崔羣體道履仁外和內敏或作內清而容物

善不近名從容禮樂之間特達珪璋之表比參

密命弘益既多及貳儀曹升擢惟允迈茲令德

藹然休聲或作此選賢與能于今雖重或作均賦

自古尤難或作盛均往慎乃司以服嘉命

可下或有

祭董相公文

祭下古有亦州字

維貞元年十五年歲次巳卯二月乙亥朔某日節
度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
使事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長源吳縣或作開
吳郡志云會度支營田判官檢校金部員外郎
侍御史孟淑度觀察支使監察御史襄行丘頴
觀察推官守祕書省校書郎韓愈等謹以少牢
之奠敬祭于故尚書右僕射平章事隴西公之
靈嗚呼天高而明地厚而平五氣叙行乃彙順

成交感旁暢聖賢以生雨水于雲瀆水于坤

鳥生物有假有因坤或作神昌天睽唐邦錫之

元臣肫々元臣其德孔碩肫々或作不諂不笑

不威不赫不諂不笑或作不來其盈不致其敵

為句下文其敵下別出不來其盈不致其敵

不難二字与土求字叶出若無辭疇德之

聞作德或得帝念東土公其來撫乃守洛都乃藩浚

郊迺去厥疾乃施厥膏不知其榮鰥寡以饒維

昔浚郊厥亂維穡昔或作若政或作孔維舊政舊有

狡有狂其羣孔醜公其來矣為民父母為民或
非父誨其義毋仁其愚既變既從孰云其初或
或親云非是或自尔徂遠混然一區公來自中天子
所倚公今不歸誰佐天子公既來止東人以完
公既來止或作既來至止或公既歿矣人誰與
安濁流渾々有關其郭填道歡呼公來之初今
公之歸公在喪車旨酒既盈嘉有在盛嗚呼我
公庶享其誠尚饗

雷塘禱雨文

此篇乃柳子厚

祭石君文

或作祭石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七月二十七日右補闕
宋景国子博士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
于石三學士之靈或惟君學成于身名彰于
人知道之可行見人之不幸見人或作知
之不事顧讓以圖就功如何奄忽永喪其躬此
字或作以發其良能或有知微有義四字或
字或作長已誰知日有義何害口今按諸本皆
無不足理或曰景與愈與游為父或無與
有也字為自君之遊相遇輒哀傍無強親子孩
久作日久

妻姬或作稚敢忘分濟念力未任

原孤魂誰附奠以送訣悲何可窮尚饗

祭房君文房次解

維某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饋

展祭於五官蜀客之柩前無維某字愈嗚呼

君迺至於此吾復何言於此或無日字若有鬼神吾未

死無以妻子為念嗚呼君其能聞吾此言否上君

或有尚饗

高君仙現銘

儒生高常與予下天壇中路獲硯石似馬蹄狀

外稜孤聳內發黑色幽竒天然疑神仙遺物寶

而用之請予銘底

仙馬有靈迹在于石稜而宛中有點墨迹文字

之祥君家其昌應劭武紀出大宛有天

石有迹言其蹄聖和

高君畫讚

此篇從身本錄之今按

君子温閑骨氣委和迹不拒物心不揚波澄源

卷璞舍白璫遺紙一張德音不忘

潮州請置鄉校牒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免而無恥不
如以德禮為先而輔以政刑也或無則字或元
禮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
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
於王庭試於有師者百十年間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
人吏日不識鄉飲酒之禮耳唐制鄉本試計長吏以

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恥也耳字大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

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師里閭後生無所

從學爾或作耳又或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頌通

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

孔氏可以為師矣師下請攝海陽縣尉為衙

推官或无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

刺史出已俸百千以為舉本收其贏餘以給學

生厨饌本或

五

史臣韓愈撰

或無此五字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

德下史有弘道二字

諱誦德

宗長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月十

二日生大曆十四年封為宣王建中元年立為

皇太子

史云大曆十四年六月進封宣王太子

慈孝寬

大仁而善斷留心藝學亦微信尚浮屠法禮重

師傅引見輒先拜善隸書德宗之為詩并他文

賜大臣者率皆令上書之德宗之幸奉天倉卒

聞上常親執弓矢率軍後先導衛備嘗辛苦

或倉則上之為太子於父子間慈孝交洽無嫌每以

天下為憂德宗在位久稍不假宰相權而左右

得因緣用事外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

姦佞相次進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務刻剝聚

歛以自為功天下皆怨怒上每進見侯顏色輒

言其不可至陸贄張滂李充等以毀譴朝臣懼

懼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閣極論德宗怒甚將加

城等罪內外無敢救者上獨開解之城等賴以

免德宗卒不相延齡渠牟上有力焉貞元二十

六年

一年癸巳德宗崩 景申上即位太極殿 冊曰
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
三日癸巳皇帝若曰於戲天下之太實惟重器
祖宗之業允屬元良咨爾皇太子誦睿哲溫恭
寬仁慈惠文武之道秉自生之孝友之誠發於
天性自膺上嗣毓德春闈恪慎于厥躬祇勤于
大訓必能誕敷至化安勸庶邦朕寢疾彌留弗
與弗寤是用命爾繼統俾紹前烈宜陟元后永
綏兆人 其令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奉冊即皇

位爾惟奉若天道以康四海懋建皇極以熙
庶功無忝我高祖太宗之休命上自二十年九
月得風疾因不能言使四面求醫藥天下皆聞
知德宗憂感形于顏色數自臨視二十一年正
月朔含元殿受朝還至別殿諸王親屬進賀獨
皇太子疾不能朝德宗爲之涕泣悲傷歎息因
感疾恍惚日益甚二十餘日中外不通兩宮安
否朝臣咸憂懼莫知所爲雖翰林內臣亦無知
者含元殿至日益甚四十一字中云德宗不能
諸王親戚皆侍醫藥獨上一卧病不能侍德宗

弥留思見太子涕咽夕之二十三日上知内外

疑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

京師稍安二十四日宣遺詔上縗服見百寮二

十六日即位上學書於王伾頗有寵伾下或有

王叔文以基進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基叔文

詭譎多計上在東宮嘗與諸侍讀并叔文論政

至宮市事上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

叔文無言既退上獨留叔文謂曰向者君奚獨

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

敢不以聞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

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大驚

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之與王

伾兩人相依附俱出入東宮聞德宗大漸上疾

不能言伾即入以詔召叔文入坐翰林使決

事詔下或元召字文下或伾以叔文意入言於

宦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檢校司

空平章事杜佑攝冢宰兼山陵使中丞武元衡

為副使宗正卿李紆為按行山陵地使刑部侍

郎鄭雲逵為鹵簿使

或无兼字舒或作舒逵或作逵

又命中書

侍郎平章事高郢撰哀冊文禮部侍郎權德輿

撰謚冊文太常卿許孟容撰議文 庚子百寮

請聽政曰自漢以來喪期之數以日易月而皆

三日而聽政

以宋或作已宋

我國家列聖亦克脩奉罔

或有違况大行皇帝酌於故實重下遺詔今日

至期而陛下未親政事羣臣不敢安宜存大孝

以寧萬國天下之幸不許是月昇泗州為上州

二月辛丑朔中書侍郎平章事臣郢門下侍郎

平章事臣珣瑜檢校司空平章事臣佑奉疏曰

大行皇帝知陛下 孝慮陛下悲哀不即人心

聽政事故發遺詔令一行漢氏之制今陛下安

得守魯閔匹夫之小行忘皇王繼親之大孝以

虧臣子承順之義猶不許 壬寅宰臣又上言

曰陛下以聖德至孝繼受寶命宜奉先帝約束

以時聽斷不可以久從之 癸卯朝百寮于紫

宸門社佑前跪進曰陛下居憂過禮群臣懼焉

願一觀聖顏因再拜而起左右乃為皇帝舉帽

百寮皆再拜佑復奏曰陛下至性殊常哀毀之甚臣等不勝惶灼伏望為宗廟社稷割哀強食

景午罷翰林陰陽星卜醫相覆基諸待詔三

十二人作二或初王叔文以其待詔既用事惡其

與已儕類相亂罷之巴西易定節度使張茂

昭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或无使字河

北節度自至德已來不常朝覲前年冬茂昭來朝

未還故寵之辛亥詔吏部侍郎韋執誼

守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特即史作

尚書初執誼為翰林學士知叔文幸於東宮傾

心附之叔文亦欲自廣朋黨密與交好至是遂

特用為相乙卯太常奏禮云喪三年不祭惟

祭天地社稷周禮園鍾之均六變天神皆降林

鍾之均八變地示咸出不廢天地之祭不敢以

卑廢尊也樂者所以降神也不以樂則祭不成

今遺遺詔行易月之制請制內遇祭輟樂終制

用樂從之又奏禮三年祭宗廟今請於廟畢復

常從之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為通州長史詔

曰實素以宗屬累更任使驟升班列遂極寵榮

而政乖惠和務在苛厲語下或有詞一道字日

有嗣道比年旱歉先聖憂人特詔通科悉皆蠲

免而實敢肆誣罔復令徵剝頗紊朝廷之法實

惟聚斂之臣作或自國哀已來增毒彌甚無辜

斃陪深所與嗟朕嗣守洪業敷弘理道寧容蠹

政以害齊人宜加貶黜用申邦憲尚從優貸俾

佐遠藩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

橫不顧之法或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

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奉對輒

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

至壞屋賣瓦木貨麥苗以應官或代字優人成輔

端為謠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

實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

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如故播詰讓導騎者實

怒遂奏播為三原令廷詬之原或作陵轢公卿

已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陵或嘗有

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

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謹呼皆袖瓦礫遮
道伺之實由閒道獲免壬戌宋史制殿中
丞皇太子侍書翰林待詔王伾可守左常侍依
前翰林待詔書或作讀依前翰林待詔史作充
王伾後六以侍書得幸於上蘇州司功王叔文
則此當從史作侍書為是可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又以司勳員外郎翰林
學士知制誥鄭絪為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又以

上在東宮時侍讀以師傅恩

朱文公棧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六

宋文公詩集卷之七

宋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七

順宗實錄二

起二月
盡二月

釋異音
附

二月甲子上御丹鳳門大赦天下自貞元二十
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下罪無
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原之諸色人中有才
行兼茂明於理幹者經術精深可為師法者達
於吏理可使從政者宜委常參官各舉所知其
在外者長吏精加訪擇具名聞奏仍優禮發遣
舊事宮中有要市外物令宦吏主之與人為市

昌黎先生集卷之七

隨給其直

外物下或有問字

貞元末以官者為使抑買

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

百人於兩市并要鬧坊閱人所賣物但稱官市

即歛手付與負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

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

其論疑當仍索進奉門戶并脚價錢將物詣市

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官市而實奪之嘗有農

夫以驢負柴至城賣遇宦者稱官市取之纔與

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歛以驢送至內農夫涕

泣以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須汝驢送柴至內

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

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歐宦

者待或作得寸死或作必死街吏擒以聞詔黜此宦者而賜

農夫絹十匹然官市亦不為之改易諫官御史

數奏疏諫不聽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

又貞元中要乳母皆令選寺觀婢以充之而給

與其直例多不中選寺觀次當出者賣產業割

與地買之貴有姿貌者以進其徒苦之至是亦

禁焉

地上与字恐誤或賣產業是本後改作

貞

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皆為暴橫以取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張井上者使不得汲水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痛歐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歐罵或時留蛇一囊為質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勿令飢渴賣者愧謝求哀乃攜而去上在春宮時則知其弊常欲奏禁

之至即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悅

春或

乙丑傳

監鐵使進獻舊監鐵錢物悉入正庫一助經費

其後主此務者稍以時市珍翫時新物充進獻以來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而經入益少至貞元末遂片有獻焉謂之月進至是乃罷逐或作逐非是命右金吾將軍兼中丞田景度持節告哀於吐蕃以中甲部負外熊執易為副兵部郎中兼中丞元季力告哀于新羅且冊立新羅嗣王主客負外郎於殿中監馬于為副 二月

庚午朔出後宮三百一人 辛未以翰林待詔王
匡為翰林學士 壬申以故相撫州別駕姜公
輔為言州刺史前戶部侍郎判度支汀州別駕
蘇弁為忠州刺史追故相忠州刺史六贊郴州
別駕鄭餘慶前京兆尹杭州刺史韓皋前諫議
大夫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德宗自貞元十年
已後不復有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以微
過忤旨譴逐者一去皆不復叙用至是人情大
悅而陸贄陽城皆未聞追詔而卒於遷所士君

子惜之有聞下癸一日出後宮并教坊女妓六百
人聽其親戚迎于八仙門百姓相聚譁呼大喜
景戌詔曰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可檢校司
徒平章事充度支并鹽鐵使以浙西觀察李錡
為浙西節度檢校刑部尚書賜徐州軍額曰武
寧制曰朕新委元口錄釐重務爰求貳職固在
能臣起居舍人王叔文精識壞材寡徒少欲質
直無隱沈深有謀共忠也盡致君之大方其言
也達為政之要道凡所詢訪皆合大猷宜繼前

勞佇光新命可度文益鐵副使依前翰林學士
本官賜如故賜如初叔文既專內外之政與
其黨謀曰判度支則國賦在手可以厚結諸用
事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權驟使重職人心不復
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
故先令佑主其名而除之為副以專之藉更作
籍字除之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紹為兵部
尚書以吏部郎中李鄴為御史中丞武元衡為
左庶子初叔文黨數人貞元末已為御史在其黨

至元衡為中丞薄其人待之鹵莽皆有所憾而
叔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已使其黨誘以
權利元衡不為之動叔文怒故有所授庚寅
制下或有門下侍郎守吏部尚書平章事賈耽
可檢校司空兼左僕射守門下侍郎平章事鄭
珣瑜可守吏部尚書守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
可守刑部尚書守尚書左丞平章事韋執誼可
守中書侍郎並依前平章事癸巳詔曰萬國
之本屬在元良主器之重歸于長子所以基社

稷而固邦統古之制也廣陵王其孝交溫恭慈
仁忠恕博厚以容物寬明而愛人祇服訓詞言
皆合雅講求典學禮必從師居有令聞動無違
德朕獲績丕緒祇若大猷惟懷永圖用建儲貳
以承宗廟以奉粢盛爰舉舊章俾膺茂典宜冊
為皇太子改名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初
廣陵王名從水傍享至冊為皇太子始改從今
名丁酉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稱疾去位
其日珣瑜方與諸相會食於中書日故事丞相方
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
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獲事告叔文叱
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遂巡慙赦竟起迎
叔文就其閣語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
劔以待對下或有報者云叔文索飯素相已與
之同餐閣中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畏懼叔文
執誼莫敢出言或无不是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
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前是左僕射
賈耽以疾歸第未起珣瑜又繼去二相皆天下

重望相次歸卧叔文執誼等光無所顧忌遠近
大懼焉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七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八

順宗實錄三 起四月
盡五月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冊皇太子冊曰建儲
貳者必歸於冢嗣固邦本者允屬於元良咨爾
元子廣陵王某幼挺岐嶷長標洵淑佩詩禮之
明訓宣忠孝之弘規居惟保和動必循道識達刑政
器合溫文愛敬奉於君親仁德聞於士庶神祇
龜筮罔不協從是用命爾為皇太子於戲惟我
烈祖之有天下也功格上帝祚流無窮光續洪

業逮予十葉慶業寅畏日慎一日付爾以永祧
之重勵爾以主鬯之勤以貞萬國之心以揚三
善之德爾其尊師重傅親賢遠佞非禮勿踐非
義勿行對越天地之耿光丕承祖宗之休烈可
不慎歟時上即位已久而臣下未有親奏對者
內外盛言王任王叔文專行斷決日有異說又
屬頻雨皆以為羣小用事之應至將冊禮之夕
雨乃止迨行事之時天氣清朗有慶雲見識者
以爲天意所歸及覩皇太子儀表班行既退無
不相賀至有感泣者 戊申詔曰惟先王光有
天下必正我邦本以立人極建儲貳以承宗祧
所以啓迪大猷安固洪業斯前代之令典也皇
太子某體仁秉哲恭敬溫文德協元良禮當上
嗣朕奉若不訓憲章前式惟承社稷之重載考
春秋之義授之七鬯以奉案盛爰以令辰俾膺
茂典今冊禮云畢感慶交懷思與萬方同其惠
澤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已後至四
月九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者特降從流

流已下遞減一等文武常參并州府縣官子為
父後者賜勳兩轉古之所以教太子必茂選師
傅以翼輔之法於訓詞而行其典禮左右前後
罔非正人是以教諭而成德也給事中陸質中
書舍人崔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習庶
協于中並充皇太子侍讀天下孝子順孫先旌
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卹 庚戌封皇
太子長子寧筭六人為郡王未 癸酉當作贈吐
蕃弔祭使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史館修撰張

薦禮部尚書薦字孝舉代居深州之陸澤祖文
成博學工文詞性好詼諧七登文學科薦聰明
強記歷代史傳無不貫通為太師顏真卿所稱
賞遂知名大曆中江東觀察表薦之江或浙授左
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兼史館修撰貞元初為太
常博士四年廼統求和親使送咸安公主入迴
紇以薦為判官改授殿中侍御史累遷諫議大
夫十一年冊迴紇子薦以秘書少監持節為使
還久之遷秘書監二十年吐蕃贊普死以薦為

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持節弔贈卒於赤嶺東
廻紇辟吐蕃傳歸其柩辟字前後三使異國自
始命至卒常兼史職在史館二十年著宰輔傳
累五服圖記寓居錄靈恠集等。景寧罷閩中
萬安監先是福建觀察柳冕久不遷欲立事迹
以求恩寵立或乃奏云閩中南朝放牧之地畜
羊馬可使孳息請置監許之收境中畜產令吏
牧其中收或羊大者不過十斤馬之良者估不
過數千不經時輒死又歛百姓苦之遠近以為

大至是觀察閩濟美奏罷之。丁卯命焚容州
所進毒藥可殺人者可或五月己巳史作戊辰
以杭州刺史韓臯為尚書左丞左或卒未史作五月
己巳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檢校右僕射兼
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叔文欲
專兵柄藉希朝年老舊將故用為將帥使主其
名而尋以其黨韓泰為行軍司馬專其事杜或
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守兵部郎中兼中丞充
左右神策京西都柵行營兵馬節度行軍司馬

賜紫。乙亥追改為檢校兵部郎中職如故

甲申史作丑以萬年令房塔為容州刺史兼御史

中丞初啓善於叔文之黨因相推致遂獲寵於

叔文求進用或字叔文以為容管經畧使使行

約至荆南授之云脫不得荆南即與湖南故啓

宿留於江陵久之方行至湖南又久之而叔文

與執誼爭權數有異同故不果尋聞皇太子監

國啓惶駭奔馳而往是日以柳州員外司馬鄭

餘慶為尚書左丞是日史云西以尚書左丞韓

皋為鄂岳觀察武昌軍節度使以尚下十八

事為鄂岳岳岳觀察武昌軍節度使觀察使仍曰係甲辰日初皋自以為前輩舊人

累更重任頗以簡倨自高嫉叔文之黨謂人曰

吾不能事新貴人皋從弟暉幸於叔文以告叔

文故出之辛卯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職如

故賜紫初叔文欲依前帶翰林學士宦者俱文

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

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

院職事即無因而至矣王任曰諾即疏請不從

再疏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又與歸
登同日賜紫內出衫笏賜登而叔文不露文珍
等所惡獨不得賜可讀疑因後來修改已增新
字而不去舊文如前買乳母之例也蓋上文已有
俱文珍等惡其專權之句則此不當更有文珍
等所惡五字有不露字即不當更有獨不得賜
四字若并有此九字即上不當有不露字且此
文珍等字上亦合更有語字誤甚明今當削
去文珍等以下九字則語意明白元復可疑矣
由此始懼以衢州別駕令狐垣為秘書少監垣
國子祭酒德柔玄孫進士登第司徒揚綰未達
待遇之以為賢為禮部修史引垣入史館自華

對拜拾遺累遷起居舍人大曆八年劉晏為
吏部尚書奏垣為刑部員外判南曹累遷至禮
部侍郎垣之判南曹晏為尚書楊炎為侍郎垣
得晏之舉分闕必擇其善者與晏而以惡者與
炎炎固已不平至垣為禮部而炎為相有杜封
者故相鴻漸之子求補弘文生炎嘗出杜氏門下
託垣以封垣謂使者曰相公欲封成其名乞署
封各下一字垣因得以記焉炎不意垣賣之署
名屬垣垣明日疏言宰相炎迫臣以威臣從之

則負陛下不從即炎當害臣即或德宗以問炎

炎具道所以德宗怒曰此姦人不可柰欲杖而

流之炎救解乃黜為衡州別駕貞元初李泌為

相以左庶子史館修撰微至則與同職孔述睿

爭競細碎數侵述睿述睿長告以讓不欲爭或

作者○長古謂長假也泌卒實參為相惡其為人貶吉州

別駕改吉州刺史齊映除江西觀察過吉州

自以前輩懷怏怏不以刺史禮見入謁從容步

進不抹首或无抹字或抹非是屬戎器映以為恨去至

府奏頃舉前刺史過失鞫不得真無政事不可

臨郡貶衡州別駕上即位以秘書少監徵未至

卒頃在史館修玄宗實錄一百卷撰代宗實錄

三十卷雖頗勤苦然多遺漏不稱良史初德宗

將厚奉元陵事頃時為中書舍人兼史職奏疏

諫請薄其葬有答詔優獎元和三年以修實錄

功追贈工部尚書是月以襄州為襄府按元和志

襄陽大都會所徙臨漢縣於古城曰鄠城縣

襄下嘗有陽字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八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九

順宗實錄四

起六月
盡七月

六月乙亥

乙或
作巳

貶宣州巡官羊士諤為汀州寧

化縣尉士諤性傾躁時以公事至京遇叔文用

事朋黨相煽頗不能平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

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誼又以

為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

入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劔南節度副使將

韋臯之意于叔文求都領劔南三川謂叔文曰

太尉使某致微誠於公若與其三川當以死相

助若不用某亦當有以相酬使其某或作使與

叔文怒亦將斬之而執誼固執不可闢尚遊京

師未去至聞士諤遂逃歸尚下或有以字上或

或有左散騎常侍致仕張萬福卒萬福魏州元

城人也自曾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令州佐萬

福以祖父業儒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年十七

八從軍遼東有功為將而還累遷至壽州刺史

州送租賦詣京師至潁川界為盜所四福

其馳入潁川界討之入潁川或潁州賊不意萬福至

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

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萬計悉還其

家為淮南節度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

節度副使將兵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為恨許

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

有窺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提

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為舒

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大曆三年召

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一識卿且將累
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前曰陛下以許杲召臣
如河北賊諸將叛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議
許杲事方當大用卿即以為和州刺史行營防
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杲至
楚州大掠節度使常元甫命萬福討之未至淮
陰杲為其將康自勤所逐或作同自勤擁兵繼
掠循淮而東作推萬福倍道追面殺之免者十
二三盡得其所虜掠金銀婦女等皆獲致其家

代宗詔以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遂
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固留宿衛或作固李正己反
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壩橋渦口江淮進奉船千
餘隻泊渦口不敢進德宗以萬福為濠州刺史
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沿青將士
停岸睥睨不敢動諸道繼進改泗州刺史為淮
亞所忘徵拜左金吾衛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
亞言卿昏耄卿乃如是捷耶圖形凌煙閣數賜
酒饌衣服并勅度支籍口畜給其費至賀陽城

等於延英門外天下益重其名二十一年以左
散騎常侍致仕元和元年卒年九十萬福自始
從軍至卒祿食七十年未嘗病一日與九郡皆
有惠愛 癸丑韋臯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
皇太子牋尋而裴垍嚴綬表繼至悉與臯同贈故
忠州別駕陸贄兵部尚書故道州刺史陽城左
常侍贄字敬輿吳郡人也年十八進士及第又
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
監察御史未幾選為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
德宗幸奉天贄隨行在天下播擄遠近徵發書
詔一日數十下皆出於贄一日或作贄操筆持
紙心於須臾不復起草同職皆拱手嗟嘆不能
有所助常啓德宗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
已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已致興後代推以為
聖人楚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
為賢者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臣雖
愚陋為詔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迴
心喻旨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

人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為德宗尅平
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瓜牙宣力蓋以
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
夫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知兵
部侍郎復入翰林中外屬意且夕俟其為相實
參深忌之贊亦短參之所為且言其黷貨於是
與參不能平尋真拜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於
進士中得人為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章事
始今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

後遂三年一置選選人猥至文書多不了尋
真偽紛雜吏因得大為姦巧選士一蹉跌或至
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贊令吏
部分內外官實為三分計闕集人以為常其弊
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實參出李巽為常州刺
史且迫其行巽常銜之至參貶為柳州別駕巽
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
參漏其語參貶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
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巽奏

汴州節度劉士平遣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
參處其議士寧帝德之故致辱既德宗以參得
罪而以武將交結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
言參死由贊焉以武當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
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贊獨
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贊而代之
又知贊之不與已多阻其奏請也謗毀百端翰
林學士吳通玄故與贊同職姦巧佻薄贊與不
相能知贊與延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贊短宰相

延齡本贊所引同對嫉贊之權密以贊所戢彈
延齡事告延齡或彈或作彈延齡益得以
為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贊竟罷贊相
以為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充等權按史滂充
延齡得罪此但出黜滂充等而上之言事者皆
不言其所以得而拜之由蓋脫漏也
言其屈告或多贊一曰畏懼至為賓客拒門不納交
親士交春早德示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贊等失
權怨望言於眾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愛
惜不肯給諸軍中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搖

動羣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
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草德
宗意延齡前言一邱迴馬而歸由是貶贊為忠州
別駕滂充皆斥還德宗怒未解贊不可測賴陽
城等救乃止贊之為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
於天子長養成既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
爭之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
君人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
由贊而然贊居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人人

無識面者避謗不著書習醫方集古今名方為
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上初
即位與鄭餘慶陽成同徵詔始下而城贊皆卒
城字亢宗北平人代為官族好學貧不能得書
乃求入集賢為書寫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
經六年遂無所不通乃去滄州中條山下州或
非遠近慕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於道間里有爭
者不詣官府詣城以決之李泌為相舉為諫議
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云城

山人能自苦刻不樂名利必諫諍死職下成畏

憚之想或作相非是既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無不

聞達天子益厭苦之下子非或作是而城方與其二弟

年容連夜痛飲人莫能窺其意作年或作三或作

并有懷刺譏之者將造城而問者亦按此二句疑

亦以修改重庶而誤也今城揣知其意輒疆與

酒疆輿上或有客或時先醉仆席上或時先醉卧

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約其二弟云無所得月俸

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富幾何買薪菜

益米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媪與

也未嘗有所貯積雖其所服用切急不可闕者

客稱其物可愛城輒喜舉而授之陳長者候其

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至裴

延齡說毀陸贄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在朝無

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

罪之人而信用姦臣即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

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狀德宗大

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

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
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
太平矣直臣或作直言遂徧拜城與仲舒等曰諸諫議
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也或字无已而連
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年八十餘
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
為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竟坐延齡事改
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
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乎明日謁城

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辭約者嘗學於城狂躁以
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客寄有根帶吏縱求得城
家綴宜當作坐吏於門與約飲決別涕泣送之郊
外德宗聞之以城為黨罪人出為道州刺史太
學王魯卿李儻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住數
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在州以家人禮待吏人
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
稅不登賦或作賦觀察使數請讓上考功第城自
署第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觀察使嘗

使判官潛其賊至州怪城不出迎以問州吏
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為已有罪自囚於獄不敢
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
命來候安否耳留一兩日未去城固不復歸館
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卧其上判官不
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往按之崔承
命不辭載妻子一行中道而逃或按非作城孝友
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侍終身或按非作寡妹依
城以居有生年四十餘癡不能如常與弟負

之以遊或生或作男初城之妹夫亡在他處家貧
不能葬城親與其弟昇尸以歸葬於其居之側
往返千餘里卒時年六十餘戊午以戶部特
郎潘孟陽為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其日王任諫
稱疾自免自叔文歸第任日詣中人并杜佑請
起叔文為相且摠北軍既不得請以威遠軍使
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任至其日
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卧至有
忽叫曰任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戊子以禮

部侍郎權德輿為戶部侍郎以倉部郎中判度
支陳諫為河中少尹王叔文之黨於是始去
乙未詔軍國正事宜權令皇太子某勾當百辟
羣后中外庶僚悉心輔翼以底于理宣布朕意
咸使知聞上自初即位則疾患不能言至四月
益甚時扶坐殿羣臣望拜而已未嘗有進見者
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而李忠言王伾為之內
主執誼行之於外朋黨誼譁榮辱進退生於造
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既知內外厭毒慮見摧
即謀兵權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懼不則其
所為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誼交惡心腹內離外
有韋臯裴均嚴綬等咸表均當而中官劉光奇
俱文珍薛盈珍尚解玉等皆先朝任使舊人同
心怨猜屢以啓上上固已厭倦萬機惡叔文等
至是遂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王涯等入至
德殿撰制詔而發命焉詔或又下制以太常卿
杜黃裳為門下侍郎左金吾衛大將軍袁滋為
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又下制吏部尚書平章事

鄭珣瑜刑部尚書平章事高郢並守本官罷相
皇太子見百僚於東朝百寮拜賀皇太子涕泣
不答拜 景申詔宰臣告天地社稷皇太子見
四方使於麟德殿西亭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九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十

順宗實錄五起八月 至山陵

八月庚子詔曰惟皇天祐命烈祖誕受方國九
聖儲祉萬方咸休肆予一人獲續丕業嚴恭守
位不違暇逸或作給今以史而天祐匪降作匪不史疾恙無
廖无或作弗今以史將何以奉宗廟之靈展郊禋之禮
疇咨庶尹對越上玄內愧于朕心上畏于天命
夙夜祇慄惟懷永圖惟慄惟史一日萬幾不可以
久曠天工人代不可以久違皇太子某曆普皇

文寬和慈惠慈史孝友之德愛敬之誠通于神

明格于上下愛敬或作敬愛或今史是用推皇王至

公之道遵父子傳歸之制付之重器以撫兆人

必能宣祖宗之重光荷天地之休命奉若成憲

永綏四方宜令皇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

居興慶宮制勅稱詔所司擇日行冊禮永貞元

年八月辛丑太上皇居興慶宮詔曰有天下者

傳歸於子前王之制也歟若大典斯為至公式

錫朕光用體文德朕獲奉宗廟臨御萬方降疾

不瘳庶政多闕乃命元子代予守邦爰以令辰

光曆冊禮宜以今月九日冊上帝於宣政殿仍

命檢校司徒杜佑充冊使門下侍郎杜黃裳充

副使仍命下二國有大命恩俾惟新宜因紀

元之慶用覃在宥之澤宜改貞元二十一年為

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爽已

前天下應犯死罪特降從流已下瘳減一等

又下詔曰人倫之本王化之先爰舉令圖允

資內輔式表后妃之德俾形邦國之風茲禮經

之大典也良娣王氏家承茂族德冠中宮雅修
彤管之規克佩姆師之訓自服勤蘋藻祇奉宗
祧令範益彰母儀斯著宜正長秋之位以明繼
躋之尊良媛董氏備位後庭素稱淑慎進升號
位礼亦宜之号位或良娣可用為太上皇右良
媛宜冊為太上皇德妃仍令所司備禮擇日冊
命宣示中外咸使知聞 壬寅制王伾開州司
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並負外置馳驛發遣 叔
文越州人以其入東宮頗自言讀書知理道乘

凡常言人間疾苦上將大論宮市事叔文說
上意遂有寵因為上言某可為將某可為相幸
異日用之密結帝執誼并有當時名欲僥倖而
速進者陸贄呂溫李景儉韓擘韓泰陳諫劉禹
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為死交而凌準程异等
又因其黨而進交遊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
貞元十九年補闕張正買疏諫他事得召見正
買與王仲舒劉伯芻裴詹常仲孺呂洞相善數
遊止按史王仲舒下更有常成季三字今詳下
文有成季字則此處當有此二字亦脫漏

世正買得召見諸往來者皆往賀之有與之不
善者告叔文執誼云正買疏似論君朋黨事宜
少誠執誼叔文信之執誼嘗為翰林學士父死
罷官此時雖為散郎以恩時時召入問外事執
誼因言成季等朋讌聚遊無度皆譴斥之人莫
知其由叔文既得志與王任李忠言等專斷外
事遂首用韋執誼為相其常所交結相次拔擢
至一日除數人日夜羣聚常或作嘗一以待
書幸寢陋吳語上所襲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

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任出
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任入至柿林院見李
忠言牛昭容等故各有所主任主任往來傳授劉
禹錫陳諫韓曄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
議唱和採聽外事上疾久不瘳內外皆欲上早
定太子位叔文默不發議已立太子天下喜而
叔文獨有憂色書上或常吟杜甫題葛亮廟
詩末句云出師未用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用按杜詩因歔歔流涕聞者咸竊笑之雖判兩使

事未嘗以簿書為意日引其黨屏人切切細語
謀奪宦者兵以制四海之命既令范希朝韓泰
摠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選
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日言方屬希朝中人始
悟兵柄為叔文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
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
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詰曰秦白叔文計無所出
唯曰奈何奈何無幾而母死執誼益不用其語
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起復必先斬執誼

而盡誅不附已者聞者皆恟懼皇太子既監國
遂逐之明年乃殺之休杭州人病死遷所其黨
皆斥逐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謂奇
才者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持母喪在東都而
呂溫使吐蕃半歲至叔文敗方歸故二人皆不
得用叔文敗後數月乃貶執誼為崖州司馬後
二年病死海上執誼杜黃裳子壻與黃裳同在
相位故最在後貶執誼進士對策高等驟遷
拾遺年二十餘入翰林巧惠便辟媚幸於德宗

而性貪婪詭賊其從祖兄夏卿為吏部侍郎執
誼為翰林學士受財為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
探出懷中金以內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卿賴
先人德致名位幸各已達豈可如此自毀壞或
以作擺袖引身而去執誼大慙恨既而為叔文所
引用初不敢負叔文迫公議時時有異同輒令
人謝叔文云非敢負約為異同蓋欲曲成兄弟
爾約或作終非是叔文不之信遂成仇怨然叔
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尚為相當

不自得長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
致敗死時纔四十餘執誼自卑嘗諱不言嶺南
州縣名為郎官時嘗與同舍郎詣職方觀圖每
至嶺南圖執誼皆命去之閉目不視至拜相還
所坐堂北壁有圖不就者七八日誌就觀之乃
崖州圖也以為不祥甚惡之憚不能出口至貶
果得崖州焉

永貞二年正月景戌朔寅史同太上皇於興慶
宮受朝賀皇帝率百僚奉上尊號曰應乾聖壽

太上皇開文曰維永貞二年元或作非是歲次景戌

正月景戌朔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聞言臣聞

上聖玄邈獨超乎希夷疆名之極猶存乎罔象

疆或作引非是豈足以表無為之德光不宰之功然稱

謂所施簡用攸著涵泳道德感於精誠仰奉洪

徽有以自竭伏惟太上皇帝陛下道繼玄元業

續皇極膺千載之休曆承九聖之耿光昭宣化

源發揚大號政有敦本示儉慶裕格天政有二字疑衍

恩結春風仁育羣品而功成不處褰裳去之付

神器於冲人想汾陽以高蹈體堯之德與神同

符其動也天其靜也地魏之事表無得而言願

茲寡昧屬膺大寶懼忝傳歸之業莫由繼述之

志夙夜兢畏惟懷永圖今天下幸安皆睿訓所

被而未極徽號孰報君親是以台臣庶官又武

之列抗疏於內方伯藩守億兆之衆同詞於外

請因壽曆以播鴻名臣不勝大願謹上尊號曰

應乾聖壽太上皇當三朝獻壽之辰應五紀啓

元之始光膺徽緜允協神休斯天下之慶也

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興慶宮咸寧
殿年四十六遺詔曰朕聞死生者物之大歸情
短者人之常分聞或古先哲王明於至道莫不
知其終以存義順其變以節哀故存者不至於
傷生逝者不至於甚痛謂之達理以貫通喪朕
自弱齡即敦清靜逮乎近歲又嬰沈痼嘗亦親
政益倦于勤以皇帝天資仁孝日躋聖敬爰釋
重負委之康濟而能內睦于九族外勤于萬機

嚴考

無曠推此至德以安庶邦

朕之知子無愧天下今厥疾大漸不寤不興付
託得人顧復何恨四海兆庶亦奚所哀但聖人
大孝在乎善繼樞務之重軍國之殷繼而承之
不可躉闕以日易月抑惟舊章皇帝宜三日而
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五或作二十
七日釋服方鎮岳牧不用離任赴哀天下吏人
誥至後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嫁祠祀飲酒
食肉宮中當臨者朝脯各十五舉音非朝脯臨
時禁無得哭釋服之後勿禁樂池不在誥中者

昌外十

皆以類從事伏以崇降仙寢復土繼終旬邑瘞
人休功未幾今又重勞營奉朕所哀矜况漢魏
二文皆著遺令永言景行常志夙心其山陵制
度務從儉約並不用以金銀錦綵為飾百辟卿
士同力盡忠克申送往之哀宜展事居之禮
非是君布告天下明知朕懷 七月壬申葬豐陵
謚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廟曰順宗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十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傳

新書本傳

宋景文公

今以李翱所撰行狀皇甫混所撰墓誌年
道碑舊史本傳資治通鑑洪興祖所撰年
譜程俱所撰歷官記方崧卿增攷年譜考
其同異詳畧附注本文之下以見公之行
事本末而文之已見
於集者不復載云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

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

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李白文公父仲卿去

白稱昌黎李翱作公行狀亦云昌黎其人而公常
堤作慕誌不言鄉里又作神道碑乃云上也嘗

居南陽又隸延州之武陽而加鄧州亦字也然考
漢書地理志有兩南陽其一屬一鄧州者陽元即
所謂晉啟南陽也其屬一鄧州者陽元即荆州之
陽世郡字與南陽同唐氏其屬一鄧州者陽元即
書陽世郡字與南陽同唐氏其屬一鄧州者陽元即
潛生隨東太居南純郡之世孫安九世孫外郎守
司則顏當後裔魏馬守純郡之世孫安九世孫外
定安恒成空顏後裔魏馬守純郡之世孫安九世
素恒成空顏後裔魏馬守純郡之世孫安九世孫
以素恒成空顏後裔魏馬守純郡之世孫安九世
世承此而推矣則公仲均生會後稷中仁泰仁泰
不則可考為今固不致復著仲卿二書而見之
迫說以書合其乃韓暖而韓休之祖而增考引
秋南陽之孟地論南陽二則又中屬孟乃河內郡
四縣入陽河以孟地論南陽二則又中屬孟乃河內
墳墓而陽縣入陽河以孟地論南陽二則又中屬孟
河氏張籍祭之氏世銘亦居其後府又建中屬孟
在東都我南陽祭之氏世銘亦居其後府又建中屬
耳但據此則家本公之詩亦居其後府又建中屬
則又但據此則家本公之詩亦居其後府又建中屬
封之亦有若可謂公之詩亦居其後府又建中屬
者邪亦若有若可謂公之詩亦居其後府又建中屬

昌黎先生傳

居南陽又隸延州之武陽而加鄧州亦字也然考
漢書地理志有兩南陽其一屬一鄧州者陽元即
所謂晉啟南陽也其屬一鄧州者陽元即荆州之
陽世郡字與南陽同唐氏其屬一鄧州者陽元即
書陽世郡字與南陽同唐氏其屬一鄧州者陽元即
潛生隨東太居南純郡之世孫安九世孫外郎守
司則顏當後裔魏馬守純郡之世孫安九世孫外
定安恒成空顏後裔魏馬守純郡之世孫安九世
素恒成空顏後裔魏馬守純郡之世孫安九世孫
以素恒成空顏後裔魏馬守純郡之世孫安九世
世承此而推矣則公仲均生會後稷中仁泰仁泰
不則可考為今固不致復著仲卿二書而見之
迫說以書合其乃韓暖而韓休之祖而增考引
秋南陽之孟地論南陽二則又中屬孟乃河內郡
四縣入陽河以孟地論南陽二則又中屬孟乃河內
墳墓而陽縣入陽河以孟地論南陽二則又中屬孟
河氏張籍祭之氏世銘亦居其後府又建中屬孟
在東都我南陽祭之氏世銘亦居其後府又建中屬
耳但據此則家本公之詩亦居其後府又建中屬
則又但據此則家本公之詩亦居其後府又建中屬
封之亦有若可謂公之詩亦居其後府又建中屬
者邪亦若有若可謂公之詩亦居其後府又建中屬

昌黎先生傳

士而遠指鄧州為鄉里也方又引孔武仲之說今
亦同董氏而王錡則其為河內武則其世系雖
有樂猶有韓文鄉陽之孤隨伯兄會貶官
者而新可史洪譜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
之誤斷可識矣
嶺表會卒鄭鞠之李序云先生於大曆
所撰文及乳母誌會事見盧東美誌洪譜云盧志
誤矣又云兄乃太宗小宗之二宗舊史以洪譜云
韓會坐元載貶官宗元友記云會善清言人
有文章名載高以故多謗曾既卒公携家北有
別業在河陽建中貞元間復避地於江南韓氏有
詞業在宣城因就食焉見歐陽詹詩愈自知讀
書日記數下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

李言出成文公今按復志賦云值中原之有
考將就食於江之南始專於講習非古訓
為無所用其心則公之為學正在統食江南時
也擢進士第始至京師見祭老成文歐陽哀詞
睿有河中之書連理木頃有上貢涇州書六年庚
午有河中之書連理木頃有上貢涇州書六年庚
八年壬申登進士第貞元八年陸贄主司試明水賦
書唐科名記云貞元八年陸贄主司試明水賦
御溝新柳詩云貞元八年陸贄主司試明水賦
云六曆貞元詩問文士多尚古學而孤及梁肅
最稱進士投其文於公游錢意鑽仰而自振於
代泊奉進士投其文於公游錢意鑽仰而自振於
名詞由是知名是年有公舞賦類九不歲過博學
宏詞試太清宮觀紫極舍人書十一年甲戌論見
上考功崔虞部書及與常舍人書十一年甲戌論見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方攷此議當繫十一年甲戌論見

昌文傳

宏詞下未詳是否洪譜又云是年嘗一墳墓見祭老成文有贈張童子序十一又試宏詞見師過潼關有感二鳥賦既歸河陽報是年去京師過潼關有感二鳥賦既歸河陽有畫記遂自此年以前又嘗游鳳翔以書抵邢君八年不汧意去年六月詩洪會董晉為宣武節度程皆定為意此年六月詩洪會董晉為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後喪出不四日汧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月董晉拜宣武節度使命遂行韓愈實從公行狀武節度使試祕書省校書郎為觀察推官董晉汧州推官神道碑云十官用進士從董晉入汧州推官神道碑云十官用進士從董晉二年汧州推官神道碑云十官用進士從董晉無成命神道碑云十官用進士從董晉然為公卒之始神道碑云十官用進士從董晉記十為公卒之始神道碑云十官用進士從董晉乃下故碑志入神道碑云十官用進士從董晉也若以命按公神道碑云十官用進士從董晉三及二狀得言神道碑云十官用進士從董晉言非番不狀得神道碑云十官用進士從董晉其非番不狀得神道碑云十官用進士從董晉志賦送汧州監軍神道碑云十官用進士從董晉汧州推官神道碑云十官用進士從董晉

昌之傳

四

二

已

卯

董

晉行狀云二月三日卒相薨公從喪行四日而
汴州亂有汴州亂詩歷官記云汴軍亂愈家存
國中得脫下許間以二城愈送洛還孟
建封居官試協律郎至上及秋將去建封
為師度推官試協律郎至上及秋將去建封
流詩見歐陽書上建封書論晨入夜可婦惜
有諫擊李翱書賀上免建封書論晨入夜可婦惜
石記崔翰墓志徐西居於洛陽見孟朝正野書及
題下邳李詩夏生璧接公與東野書欲至秋辭
題李生壁亦云五月發言員率無所畏公辭豈
徐不封卒建封徐軍亂見白樂天容那三
此而建封卒建封徐軍亂見白樂天容那三
洛而有與京師行書調四門博士洪譜云在
京師行書調四門博士洪譜云在

序今楚金野志公自去冬春始有無所成而
之授為博學上日等謂告華山窮絕者李
徵詩所謂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者李
國史補云愈好與客登華山窮絕者李
發狂補哭為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
下沈公頌作戲書以補乃實錄也
此考公頌作戲書以補乃實錄也
與州序書已日燕太學聽琴序
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
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洪譜云十九年癸未
史時有落哭楊兵曹陸欽州慘詩及與陳
給事書禱給議論權停選李狀苗氏墓志又
上京

白文

五

李實書前守四門博士於今時已罷博學士蓋公受
元錄五實誌之滑來京師至咸通十年其長實
在官下可聽也方知唐制而凡此書乃以咸通
碑前官只言年耳不投四門博士實遷監御史
孤常罷免博學士而別於李實遷御史
乞免或云德宗未詳非朝官受俸錢實可任博
進也罷免博學士謂且非朝官受俸錢實可任博
一天執人誼或云德宗未詳非朝官受俸錢實可任博
來辭不怨獨元此年書實而實十又公實錄道也
職矣今在貞元二此年書實而實十又公實錄道也

李實書前守四門博士於今時已罷博學士蓋公受
元錄五實誌之滑來京師至咸通十年其長實
在官下可聽也方知唐制而凡此書乃以咸通
碑前官只言年耳不投四門博士實遷監御史
孤常罷免博學士而別於李實遷御史
乞免或云德宗未詳非朝官受俸錢實可任博
進也罷免博學士謂且非朝官受俸錢實可任博
一天執人誼或云德宗未詳非朝官受俸錢實可任博
來辭不怨獨元此年書實而實十又公實錄道也
職矣今在貞元二此年書實而實十又公實錄道也

昌文傳

正買公疏詩亡事得此見史所善者教人皆被謫
斥意雖得類怨清是罪於上疎文等所
州明甚持無所歸咎駕其罪於上疎文等所
不旱飢兩事言之而公詩不改之蓋始未
及之飢兩事言之而公詩不改之蓋始未
貞與官和張十年甲中春始到陽山李時
及別賦送楊八弟歸湖有亭記改江陵法
序答賈有亮書王弘中燕喜亭記改江陵法
曹參軍兩申順宗即位三愈為下大年改江陵法
士改元永貞遷首軍見八十月五夜贈張所
徒江陵府法曹參軍見八十月五夜贈張所
詩及張署葉志河同官命於洪又二月至
年春遇赦夏秋離陽山命於洪又二月至
李始受法曹之命見祭李命於洪又二月至
雨及柳口諸詩命見祭李命於洪又二月至

百一傳

七

墓

元十龍自濟年三
將以和聖兄贈陵召崔五拜國子博士
及難文李職詩并墓誌行狀云宰相有愛公博士
遂求分司東都而公作周况妻韓氏墓

百一傳

七

墓

三歲為貞
元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

蓋人詩有諸
是殯表及送孟瑄序
謂幕中之辨蓋謂在徐州特臺中

詩有別實司直詩赴江陵有阻風贈張十
及春遇赦夏秋離陽山命於洪又二月至

曹參軍
兩申順宗即位三愈為下大年改江陵法

及別賦送楊八弟歸湖有亭記改江陵法

不旱飢兩事言之而公詩不改之蓋始未

州明甚持無所歸咎駕其罪於上疎文等所

詩在敢取守失守日勞者鄭府序尊題七
及河犯河不鄭以韓器先幽同祭師名
月南禁南悅公應愈守生鎮官詩諸送
蝕有毅令公意淮助令將名記公詩李
招感鄭日以既祭我尹適為五年文李
揚春公以濟令又者大其留年庚并止
之詩卒職分明南上段邕相壯浴卒河
果燕聽分且軍蜀守即禁朝以秦縣令
河南南言於留求去罪公啓反東為言
令秀故留守去罪公啓反東為言
吉才軍守去罪公啓反東為言
池序人及見集退時公都
臺送畏尹故中而論署宗
譜洪如軍行於論署宗
詩洪如軍行於論署宗
張序此土杖之論署宗
圓并也莫云留事田從見問魏南理劉諸

生中但祠守官博新以墓寄也而即教誌
搜官也云部東負外郎即拜河南令
六号制都行都外郎即拜河南令
與功輝官狀新舊道碑云徐尚書都
盡曹亦郎碑文誤也方故公除都
索使司負外郎也方故公除都
之以京城郎也方故公除都
歸觀寺洪譜又除都
其尚譜又除都
長書效云都
府其手出賊先
官正字序亦判
中官員外郎
已且公改都
今也
時為
裴復墓誌
書有酬崔十
百書盧於
石書途中
有酬崔十
裴復墓誌
書有酬崔十
百書途
有酬崔十
裴復墓誌
書有酬崔十
百書途
有酬崔十
裴復墓誌
書有酬崔十
百書途

墓碣盧遷職方員外郎洪譜云六年辛卯行尚

公尚詩送溫造序乳母誌至京師有酬盧雲夫

望秋房武畢塢墓誌狀華陰令柳澗有臯前刺

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

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

華以為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

澗賊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為博士洪譜云七

月未以戎方員外郎復為國子博士洪譜云七

五舊史云愈因使過華上疏理問公自去年以

來未嘗出使或云即公赴職方時過華其

和丙戌為國子博士丁亥分教東都今年又自

言二為博士則自丙戌而後三歷此官也若

三年則自元方及丙戌初除丁亥分教自不

尾已四年矣方及丙戌初除丁亥分教自不

必整而為二其為博士實三也此言三為

是以其居官之近為言也此言三為

未敢必也。洪譜又云為言也此言三為

輕狀新志云自達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物

為患於初通鑑附之長慶元年秋為此議在

實宗即位之初通鑑附之長慶元年秋為此議在

制謂建中後貨輕物重許諾所納見錢五分

議然亦非也况公六年二月尚或在

誤矣。洪譜又云是年有不昇聯句贈劉師服

詩祭石洪文李素石
洪墓誌路應神道碑
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
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事改比部郎

中史館脩撰洪譜云此除在八年癸巳三月乙亥舊史云執政覽其文而隣之以

其有史才故除是官時宰相武元衡李吉甫李絳也是年有答劉秀才論史書及高氏田氏廣

碑鄭儋神道碑李虛中董溪息國夫人墓誌轉考功知制誥前史館脩撰十二月戊午以考功知

制誥是年有元微之書田弘正書送張道士序

劉昌裔神道碑王適孟郊扶風郡夫人墓誌十

曹長二日朝迴及寒食直昇遇雨二詩與李絳

書進順宗實錄狀舊史云愈撰實錄繫簡不當

敘事拙於其繁於政者其廢善賤惡之旨明

言愈議者非之卒切直內官惡之往社於上

淮西事宜狀說見明年又有捕賊行賞表藍田

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

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侵

掠得不償費其然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陞

下斷與不斷目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

時為裴均所厚均子錡素無狀愈為文章字命

錡謗語置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洪譜云十一月

錡謗語置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洪譜云十一月

書明禱者招之彼必服承宗果大恐上表請
書使相神以之公遺子八侍丞相歸京師以功
對德律二州以肅遣平淮西碑其碑多飲裴度
廷刑部侍郎公撫元濟李愬功第一功勳不平
之時事先入蔡州擒元新碑不實詔令磨不平
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是年有送殷
命序張著文并墓誌及東征柱還酬唱諸詩
晚秋郾城夜會鷓鴣句為刑部時有錢徽自代
狀十一年戊戌四月鄭餘慶為詳定禮樂使奏
蕭愈李程為副是年有碑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
李惟簡墓誌權德輿碑
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
咀至為夷法灼體膚妻珍貝騰脊係踞愈聞惡
之乃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

慶嘗羣曰愈言許替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
大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
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天
促言何乖刺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
是中外駭懼雖城里諸貴亦為愈言乃貶潮州
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悔欲復用之持
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
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鏗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
狂跡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

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谿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隸洪譜以宿草味出宿為正月祭F起潮州刺史相呈甫鑄程馬也公之被詔以所州刺史使道身疾以全海忌擿巨城驛記則以三月二日過官城據龍吏上則以三月二日過官城據龍吏

濤急故也方江至潮以十許日行三千里蓋今月實不逐鱷魚文正也自但云祭神文皆止云郡廣之惠何月日也况自詔至廣雖為順涼而故公表亦云自潮至廣來往動皆在四月二公到日決非三個月而逐鱷魚亦未說為是但與大願第二十五日到郡也其今按道里行程則方說之似實以三月又云自京師至潮有路旁河至藍關示姓孫相武關西逢配派吐蓄食曲河驛坎鄧州界禍南陽隴吏題臨隴寺至韶州寄張使君協律初張使君惠書過始與江口感懷贈元十協律初張使君食貽元十朝答柳州食蝦文請置鄉校詩賀宜成驛記八州謝表祭鱷魚墓別趙子諸詩及册尊號表是年七月己丑羣臣上刺尊號大召拜故十月己巳準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

昌文傳

三

國子祭酒

洪譜云十五年庚子閏正月穆宗即

謝上端公賀穆宗即位賀使冊皇太后賀慶雲

表而舉閣泰乃代十月十月素閣刺史者蓋命下

月受命在者公為行軍司馬時賜金紫祭文所九

復其章緩者公為行軍司馬時賜金紫祭文所九

西王始復中丞舊也自素趨至江州有次寄頭驛寄

夫程及顯士西存寺故蕭二郎中奮堂詩因裴

云經江州游山歸金部員外郎詩留百

詩至以極之州行安陸昌寄隨州襄州有外君巢

別孟相公詩以有題燕昌館詩至州襄州有外君巢

又論煥請因改元大慶遺使宣諭仍韓

容李官行多狀云柳子厚及姪孫滂祭文墓誌

喜曰韓公來為祭日使會講生由不食公命說

子有兩中寄張籍詩辛張推素自代及復請國

狀論錢重此年秋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

宗亦悔詔愈度事後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

昌文傳

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逐之甲士
陳庭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天
穀曰天子以公為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
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為國擊朱滔
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曰以
為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且為逆與
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為爾
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
泚吳元濟李師道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
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
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
所共聞也衆曰私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
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謹曰侍郎
語是廷湊恐衆心動遽麾使去因泣謂愈曰今
欲廷湊何所為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
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文圖之
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
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

吏部侍郎洪正立王元 吏部侍郎洪正立王元

節度使洪正立王元 節度使洪正立王元

還於上洪正立王元 還於上洪正立王元

向伊如洪正立王元 向伊如洪正立王元

虎鎮反洪正立王元 虎鎮反洪正立王元

謂今披洪正立王元 謂今披洪正立王元

州臨上洪正立王元 州臨上洪正立王元

侍講盛洪正立王元 侍講盛洪正立王元

宰相李逢吉洪正立王元 宰相李逢吉洪正立王元

兼御史大夫洪正立王元 兼御史大夫洪正立王元

奏愈愈以詔洪正立王元 奏愈愈以詔洪正立王元

不協逐罷愈洪正立王元 不協逐罷愈洪正立王元

紳見帝得留洪正立王元 紳見帝得留洪正立王元

更部侍郎為洪正立王元 更部侍郎為洪正立王元

侍郎行狀洪正立王元 侍郎行狀洪正立王元

相告曰是尚洪正立王元 相告曰是尚洪正立王元

旱米價不洪正立王元 旱米價不洪正立王元

以尹杖其不洪正立王元 以尹杖其不洪正立王元

黃州刺史 黃州刺史

黃州刺史 黃州刺史

黃州刺史 黃州刺史

黃州刺史 黃州刺史

黃州刺史 黃州刺史

黃州刺史 黃州刺史

黃州刺史 黃州刺史

黃州刺史 黃州刺史

黃州刺史 黃州刺史

黃州刺史 黃州刺史

黃州刺史 黃州刺史

黃州刺史 黃州刺史

辛旦夕且相宰相既去之故以臺與府不神為
請兩改其官紳數日復為吏部侍郎。神道碑
何事公因自辦數日復為吏部侍郎。神道碑
云復為兵部侍郎。此與兵部侍郎。神道碑
十身七十一節。此與兵部侍郎。神道碑
失兵部一十一節。此與兵部侍郎。神道碑
前綴或出。此與兵部侍郎。神道碑
此語或出。此與兵部侍郎。神道碑
馬語或出。此與兵部侍郎。神道碑
曲江祭龍。此與兵部侍郎。神道碑
年有羅池廟。此與兵部侍郎。神道碑
并李干女。此與兵部侍郎。神道碑
長慶四年卒。此與兵部侍郎。神道碑
四月甲辰正月。此與兵部侍郎。神道碑
五月有張徹墓誌。此與兵部侍郎。神道碑
二日卒。此與兵部侍郎。神道碑

高曉方禁食位。此與兵部侍郎。神道碑
又節以不足。此與兵部侍郎。神道碑
云去夏見於。此與兵部侍郎。神道碑
月同遊。此與兵部侍郎。神道碑
公為遊。此與兵部侍郎。神道碑
公之別。此與兵部侍郎。神道碑
公始泛。此與兵部侍郎。神道碑
公及當。此與兵部侍郎。神道碑
喪葬。此與兵部侍郎。神道碑
之及。此與兵部侍郎。神道碑
可死。此與兵部侍郎。神道碑
而至。此與兵部侍郎。神道碑
而譜。此與兵部侍郎。神道碑
入交終始。此與兵部侍郎。神道碑
少變成。此與兵部侍郎。神道碑
後進士。此與兵部侍郎。神道碑
往知名。此與兵部侍郎。神道碑
經愈。此與兵部侍郎。神道碑

昌

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内外親
善交友無後者為嫁遣孤女而郵其家嫂鄭喪
為服暮以報冲道碑云公朝有厚性通論多武
色莫伏其所發言墓誌云公朝有厚性通論多武
居羅以寢食未嘗去書念以為朗南不傳夜載
收夜以磨請生去書念以為朗南不傳夜載
醉義志歸嗚呼無謂樂易君仁使男有官矣碑
云內外博弱悉無謂樂易君仁使男有官矣碑
從不嘗於已生交於人己而負終不計死則
之愈焉未嘗一食不對客問人如賢戚人語笑
相指語以為異事未嘗宿貨餘財每畫見其面
解衣積食多矣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如大史

公鑿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
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
皆與衍閱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
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為不嚴蹈前人者然雖
愈為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
從而效之遠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
亦皆自名於時墓誌云先生之執聖之權方至
友作者如邪融異以扶孔氏存心之極不可
非我計如古承今無有字凌紙渾二極不知
耀及下然而采密窮妙章發向適精能之至入

昌文身

一神人出而止嗚呼其極矣
錄子誤曰韓當愈亦人知人
雖其不曰孟子病然乎孟以
已語焉而是不詳明也又曰
其精得焉不可若易而之讀
則言高不可求李易而能讀
李文之序故曰不可求李易
率然此非有其所前見其語
此謂一以是而言能極其深
道則其詩有言曰終其未也

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
得則失者度歲其有分中為竊以兼若以其而論之
以狂安管亦未一得私竊以兼若以其而論之
真者實乃老者佛之但餘波正韓公此而則所謂楚
王氏所議老矣私抑其與於文事而信有免如
乎貧位以行謀濟時抑邪與於文事而信有免如
而終未行能審其微緩急志與道序以決取舍之
必能謹於細微緩急志與道序以決取舍之
詳於外本界於內其志常於遠大其行言未
知無體之具於吾心其用可於萬事而下未
為無之蓋於公於道一知其用可於萬事而下未
養子之意固不謂其於道一知其用可於萬事而下未

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
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
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
不泯反刻以撲刻偽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
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持粹然一
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驚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
抵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前况揚雄為
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郵孤矯拂媮
孝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訖隋老

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義此
惟神愈獨峭然引聖爭四海之感雖家訕啖吟
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揚
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幾
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况雄為不少
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文錄序

趙德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道文不
相上下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孟軻

揚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傳由佛
及輔莊揚之言不待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
於今大於後金石燦斯文燦然德行道學文
庶幾乎古蓬茨中手持日覽飢食渴飲沛然滿
飽顧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志於斯將所以盜
其影響僻處無備得以所遇次之為卷私曰文
錄實以師氏為請益依歸之所云

實或作實

記舊本韓文後

歐陽文忠公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

壽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彥輔頗好學予為
兒童時多游其家見其樊篋貯故書在壁間發
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略顛倒無
次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
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
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揚留之作號為時文能者
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木嘗有道韓文者
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年十有七試
于州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

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已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於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地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

忽于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其理有當然者故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為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為

喜退不為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
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
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
正之其最後卷秩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
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為舊物也嗚
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
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泉本云
漢東年十五六時於里人李堯輔家見一弊
卷在壁角中有故事數十冊因得韓文於其間
是時落無次序吾嘗讀之愛其人無道韓文者
當

亦得之進上以缺秩未藏也遂求於李氏
而得之洛而得師會與之遊因出韓文而卒
後天丁事者亦稍稍近古吾家所藏書萬卷
獨韓文為舊物君刻此序獨與諸本不同
泉州本乃汪君章所刻此序獨與諸本不同
知何也今并存之以俟知者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文忠公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
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
也有所為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為列星古
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浩然之氣是

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
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夫其富良平失其智賈
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
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
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
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恠者自東
漢以來道喪之弊異端並起厯唐正觀開元之
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
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

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意
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
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
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
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
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
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父罇李
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
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

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濂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則出今日願所公廟者聽民謹趨之下地於州之域

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爲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

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
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
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
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磨舜九疑吊英
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釣天無
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犧牲雞卜羞我觴
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
下大荒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傳卷終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遺文

聯句

有所思聯句以下二聯句方云見五東野集

相思繞我心日夕千萬重
羊光坐婉晚春淚銷
顏容郊臺鏡晦舊暉
庭草滋新茸望天山上石
別劔水中龍愈

遺興聯句說見上

我心隨月光寓君庭中央
郊月光有時晦我心
安所忘愈常恐金石契
斷為相思腸郊平生無

百歲岐路有四方愈四方各異俗適異非所將
却驚蹄顧控秣逸翻遺稻梁愈時危抱獨沉道
秦懷同翔郊獨居久寂默相顧聊慨慷愈慨慷
丈夫志可以耀鋒鏖郊遠竄知卷舒孔顏識行
藏愈即鑒諒不遠佩蘭永芳芳郊苟無夫子聽
誰使知音揚愈

贈劔客李園聯句

上同

天地有靈術得之者唯君郊築壚地區外積火
燒氛氲愈照海鑠幽怪滿空歎異氛郊山磨電

奔奔水淬龍蝟蝟愈太一裝以寶列仙篆其文
郊可用懾百神豈惟壯三軍愈有時幽匣吟忽
似深潭聞郊風胡久已死此劔將誰分愈行當
獻天子然後致殊勲郊豈如豐城下空有斗閒
雲愈

遺詩

同竇 年韋 執中 尋劉尊師不遇

方云此詩得於五竇聯味集公持任
都官外郎同洛陽令竇公河南令韋
執中以訪之元和五年也詩以同尋
師為韻人各一首洪氏年譜亦見

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還隨躡鳥騎來訪馭
風襟院閉青霞入松高老鶴尋猶疑隱形坐敢
起竊桃心

春雪

方云此詩得於文苑英華其後即以
正集中春雪詩首句云新年都未有
方華者系之疑亦公作也己上世方
本所載諸本所無者今悉存之諸本
更有遺文一卷方獨取附見于後其
目可觀者亦但存其云

片片驅鴻急紛紛逐吹斜到江還作水著樹漸

成花越喜飛排瘴胡愁厚蓋砂兼雲封洞口助
月照天涯猿見迷巢鳥朝逢失轍車呈豐盡相
賀寧止力耕家

贈族姪上或有
徐州字

我年十八九壯氣起曾中作書獻雲關辭家逐
秋蓬歲時易逸次身命多厄窮一名雖云就片
祿不足充今者復何事平棲寄徐戎蕭條資用
盡淩落門巷空朝眠未能起遠懷方鬱悵擊門
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術探妙知天工

既往悵何及將來真遂通期吾語非佞當為佐
時雍

朝齋

洪曰李希声家有退之遺詩數十篇希
声云皆非也獨朝齋二篇似之錄于末

澹師晝睡時聲氣一何猥頽颺吹肥脂坑谷相
覓嘉確哮下咽絕每發壯益倍有如阿鼻尸長
喚惡眾罪馬牛驚不念百鬼聚相待木枕十字
裂鏡面生痱瘡音肥下音無韓鐵佛開皺眉

石人戰搖腿軟云天地仁吾欲責真宰幽毒風

我耳猛作濤翻海太陽不忍明飛御皆憤息乍
如彭與黥呼冤受道醢又如圈中虎號瘡兼吼
鏝雖今伶倫吹苦韻難可改唯令巫咸招魂爽
難復在

何山有靈藥療此願與採澹公坐卧時長聃無
不穩吾嘗聞其聲深慮五藏損黃河弄清瀑授
澀連拙鮫南帝初奮槌鑿竅洩混沌韓曰
儻與中央之帝混沌善謀執其德曰
寢以視所食息此獨無有試鑿之日
死而泚迥然忽長引萬丈不可忖謂言絕於斯

繼出方袞袞幽幽寸喉中草木森本毒上音本
本音本盜賊雖狡擒亡魂敢窺開鴻蒙細
合雜詭譎騁戾狠乍如鬪嗷嗷忽若慈懶懶賦
形苦不同無路尋根本何能西其源惟有土一番

畫月

玉盃不磨著泥土青天孔出白石補兔入臼藏
蛙縮肚桂樹枯株女閉戶陰為陽羞固自古嗟
汝下民或救侮戲嘲盜視汝目瞽

贈張徐州莫辭酒

莫辭酒此會固難同請看工女機上帛半作軍
人旗上紅莫辭酒誰為君王之瓜牙春雷三月
不作響戰士豈得來還家

辭唱歌

諸本注云此篇恐非公作今姑存之

抑通教唱歌不解看豔詞坐中把酒人豈有歡
樂姿幸有伶者歸腰身如柳枝但令送君酒如
辭如慈凝聲自肉中出使人能透隨復遣慳悵
者贈金不皺眉豈有長直夫喉中聲雌雌若心

豈無恥君豈是女兒君教發直言大聲無休時
君教哭古恨不肯復吞悲乍可阻君意豔歌難
可為

知音者誠希

韓曰古揚不悲歌者苦但傷知音辨

知音者誠希念子不能別行行天未曉携子踏

明月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京城數尺雪寒氣倍常年泯泯都無地茫茫豈
是天崩奔驚亂射揮霍訝相纏不覺侵堂陸方

應折屋椽出門愁落道上馬忍平鸞朝敲矜凌
起山齋酩酊眠吾方嗟此役君乃詠其妍水玉
清顏隔波濤盛句傳朝飧思共飯夜宿憶同羶
舉目無非白雄文乃獨玄

潭州泊船呈諸公

夜寒眠半覺鼓笛開嘈嘈閭浪赤樓堞驚風破
竹篙主人看使範客子讀離騷聞道松蘿煖何
須恡錯刀

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禮部

衛貧外少室張道士中本謂

偶上城南上骨堆共傾春酒三五盃為逢桃樹

相料音理不覺中冬嗟道來

池上絮

池上無風有落暉楊花暗後自飛飛為將纖質

凌清鏡濕却無窮不得歸

記

監軍新竹亭記今按此文恐非

書

答侯生問論語書

補注公作論語傳未成而致見於張
泰詩下於洪慶善之說者甚明今世所
傳如宰子晝寢以書釋晝子在齊問詔
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浴乎斯以
谷作公子在回何敢死以死作先罪
甚翻賤然為伊川之李者皆取之

愈白侯生足下所示論語問甚善聖人踐形之
說孟子詳於其書當終始究之若萬物皆備於
我反身而誠是也苟有偽焉則萬物不備矣踐
形之道無它誠是也足下謂賢者不能踐形非
也賢者非不能踐形能不備耳形言其備也

所謂具體而微是也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
輝之謂大充實則具體未大則微故或去聖一
間或得其一體皆踐形而未備者唯反身而誠
則能踐形之備者耳愈昔注解其書而不敢過
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
耳此說甚為隱當切更思之愈白

墓誌

相州刺史御史中丞田公故夫人魏氏

墓誌銘

下或注并序字。今按此篇不類公宅
文且云元和八年則又非少作其味公
今刪去

啓

皇帝即位賀宰相啓

愈啓伏見冊命皇帝以閏月三日嗣臨大位以
主神人含生之類孰不蒙賴相公翼亮聖明大
慶資始依惟永永與國同休愈下情不勝慶躍
限以所守不獲隨例拜賀謹差某奉啓不宣謹
啓

狀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

方本有之以附廟身職詩之後晉此
篇見文苑英華蓋為董晉作董晉行
可狀改

右謹按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伏惟
皇帝陛下道合天地恩霑動植無不協遠無
不賓神人以和風雨咸若前件嘉禾等或兩根
並植一穗連房或迤蔓敷榮異實共蒂既叶和
同之慶久標豐稔之祥感自皇恩微莖何極於

造化親逢嘉瑞小臣喜遇於休明無任

皇帝即位賀諸道狀

伏見勅命皇帝以閏正月三日嗣臨寶位海內
惟新凡在臣庶不勝慶幸惟俯同下情未由拜
賀但增馳戀謹奉狀不宣某再拜或無此
三字

皇帝即位降赦賀觀察使狀

二月五日恩赦今月二十四日卯時到州當時
集百官僧道百姓宣示訖聖上以繼明之初垂
惟新之澤曲成不遺於萬物大賚遂延於四海

案宇斯泰品類皆蘇渥恩普霑遠近同慶

此二字愈以藩條有制拜賀無由不勝欣抃之

至謹差輝鄉縣丞李某奉狀陳賀

潮州謝孔大夫狀

此篇見洪氏年譜方氏增考云公臨南
行家亦謹逐二月二十七日已過商州之南
而此狀言七月何故猶未至潮又姓孫作
也公知其家何宿曾江口有示相遂與
亦以公而南故謂日到者皆不相見年
賜言與紅口孫按公之判郡不與引曾
狀安也。今按公之判郡不與引曾
恐妄也。此狀亦無由之可放方氏引
始實則此狀亦無由之可放方氏引

恐或是不已過始與留家存後而
郡亦不可知但其詞頗類東則申
狀則又未有以必見其妾
今且存之亦關疑之意也

後奉七月二十七日牒以愈貶授刺史特加優

禮以州小俸薄慮有闕乏每月別給錢五十千

以送使錢克者開絨捧讀驚榮交至顧已量分

慚懼益深欲致辭為讓則乖伏屬之禮承命苟

貪又非循省之道進退反側無以自寧其妻子

男女并孤遺孫姪奴婢等尚未到官窮州使賓

罕至身衣口食絹米足充過此以往實無所用

積之於室非庶者所為受之於官名且不正恃
蒙眷待輒此披陳

疏

憲宗崩慰諸道疏

愈言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棄萬國伏惟攀慕
永痛哀感難勝其承諾不任號絕限以官守拜
慰未由伏增惶戀謹差某奉疏不宣韓愈再拜
題名

長安慈恩塔題名已下並方本所載

韓愈退之李翱翔之孟郊東野柳宗元子厚石

洪濟川同登

洛北惠林寺題名

韓愈李景興侯喜尉遲汾貞元十七年七月二
十二日魚于温洛宿此而歸昌黎韓愈書

謁少室李渤題名

愈同樊宗師盧仝謁少室李拾遺

福先塔寺題名

處士石洪濟川吏部員外王仲舒弘中水部員

外鄭楚相叔教洛陽縣令潘宿陽乾明國子博
士韓愈退之前試左武衛曹李演廣文前杭
州錢塘縣尉鄭絃文明元和三年十月九日同
遊

嵩山天封宮題名

歐公跋語附

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與著作佐郎樊宗師
處士盧仝自洛中至少室謁李徵君渤樊次玉
泉寺疾作歸明日遂與李盧道士韋濛僧榮並
少室而東抵衆寺上太室中峯宿封禪壇下石

遂自龍泉寺釣龍潭水遇雷明日觀啓母
入此觀與道士趙玄遇乃歸閏月三日國子博
士韓愈題

歐公集古跋尾云右韓退之題名二皆在
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記
龍潭遇雷事天聖中余為西京留字推官
與梅聖俞遊嵩山入天封宮徘徊柱下而
去遂登山頂之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
遊龍潭者毋語笑以黷神龍龍怒則有雷

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誠也其一
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墨蹟不知其後
何人模刻于石也

題杜兼題名

河南尹水陸運使杜兼尚書都官員外郎韓愈
水陸運判官洛陽縣尉李宗閔水陸運判官伊
闕縣尉牛僧孺前同州韓城縣尉鄭伯義元和
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大尹給事奉詔祠濟瀆回
憲與二判官於此迎候遂陪遊宿愈題

華嶽題名

方云此文刻於金天祠石關昔人
集華嶽題名自唐開元後唐清泰
錄為十卷此又雖未必盡出公手
然華削之履安非公不可故錄之

淮西宣慰處置使門下侍郎平章事裴度副使
刑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馬總行軍司馬太子右
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判官司勳員外郎兼侍
御史李正封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馮宿掌書
記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李宗閔都知兵馬使
左驍衛將軍威遠軍使兼御史大夫李文悅左

廂都押衙兼都虞候左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張國公
高及簡元和十一年八月悉相奉詔平淮右八日東
過華陰禮于嶽廟總等八人實備將佐以從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遺文卷終

